

耕

耘 15



1954



(畫筆炭) 人家一是都們咱

目錄

雨下在多難的鄉村上(詩)……………白浪(一)

災民(素描)……………史益平(二)

今年來幾個筆戰的檢討(專論)……………文兵(三)

前途(小說)……………茅草(七)

面子(雜文)……………鈍敏(十)

一位先生(故事)……………尉遲森(十三)

宣誓(散文)……………焰明(十四)

好笑的人(諷刺小品)……………朱園(十四)

學校?(速寫)……………洵湧(十五)

你們帶着光榮的標誌去了(詩)……………大流(十六)

一粒小種子(詩)……………陳木逢(十六)

生活(詩)……………李淑華(十七)

展開詩歌工作(詩論)……………魯沙夫(十七)

老寡婦(素描)……………育蠶(十八)

歸去(朗誦詩)……………朔風(十九)

黎明前(寓言)……………吳顏(二十)

詩人馬耶可夫斯基(人物)……………斐斌(廿一)

比糞土還要糟(詩)……………伊犛(廿三)

助學運動小插曲(獨幕劇)……………子牧(廿四)

少年鼓手……………焰明等(廿八)

向讀者說幾句話……………編者(卅二)

出版兼發行：耕耘出版社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ingapore, 9.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雨下在多難的鄉村上

· 白浪 ·

十二月的天空

黑沉沉的，

南洋的膠雨

「沙沙！沙沙！」

沒頭沒腦的刮着，

日日夜夜的下在多難的鄉村

上……

風

像個瘋人；

「呼呼！」的吼着，

緊緊地隨着雨，

伸出冰冷的手指，

拉扯着，

農夫底衣服；

襲擊着，

亞答屋頂，

從破洞裏鑽進去！

用可怕的聲音，

恐嚇着屋裏的嬰孩……

洪水

「嘩喇！嘩喇！」的

從高的地帶，

滾滾的奔流下來！

沒沒了田野

菜園……

家禽

成羣結隊的

在水中拼命地掙扎！

「噤噤噤」的悲鳴着

睜開了最後的一眼

告別了牠親愛的主人

而主人却抱着嬰兒

站在門檻上戰慄……

破棚內的豬羣

「咕咕咕！」的

發出絕望的號叫！

啊！你看！你看！

四周是一片汪洋！

風雨

瘋狂地吼着

「沙沙！」

隆隆！」

電光一閃一閃的打下來！

「碰！」……

「隆！」……

前面的舢舨船

翻落水中啦！

「救命呀！救命呀！」

「媽！媽……」

「我死了……」

「擦擦！」

洪水滾燙着！

「沙沙！」

大雨狂下着！

「快來呀！」

「這裏有一個人體」

「把她拖上岸來！」

「噢……噢……」

「快點救！哭什麼？」

「死了啦！」

「啊！死了啦？噢……」

「喂！那水中還有一個嬰孩

的頭」

「那邊還有四五個硬了的人

體」

「被洪水捲去了！」

「天啊！救……救……」

「……」

「……」

呵！多難的災民

受盡淒風苦雨的摧殘

——就這樣默默地告別了

你底鄉村……

雨下在多難的鄉村上

洪水在封鎖着鄉村……

沿着洪水逃出來的

抱着嬰孩哭着的

衣服濕漉漉的是誰呢？

呵！妳

——這鄉村裏的少婦

想逃到那裏去呢？

是否要我尋妳的丈夫？

是否要尋覓你年老的爺娘
？

又是被淹沒了。
茫茫的一片啊……

破爛的亞答屋頂
露出猙獰的牙齒

請不要哭啊！
你看你那冰冷的嬰孩……

雨下在多難的鄉村上
洪水在封鎖着鄉村……

啊！災難的鄉村
用絕望的眼光
朝向黑沉沉的天空
伸出乞求的兩臂

無數的

走過狂雨後的鄉村

苦苦地戰抖……

我們高年的母親

那些

都蜷伏在浸滿着洪水的家

被洪水所囓啃着的田野

裏

那些

痛苦的哭泣……

被狂雨摧殘着的泥路上

就像屠場內的牛羊

狼藉着

不知明天的日子

無數的死豬

要滾上怎樣的路途！

死雞鴨……

而且目前的路

無數的腐爛了的蔬菜……

他們飼養多年來的家畜的屍
體

隨着洪水東西飄流

淚珠像苦雨般的滴在多
難的土地上

那些老人

用抖顫的雙手

抱着自己用血汗養大的

死家畜

悲慘地控訴！

「是誰使我們，

離開那和平的老家！」

呵！鄉村的痛苦與災難

正像這洪水一樣的廣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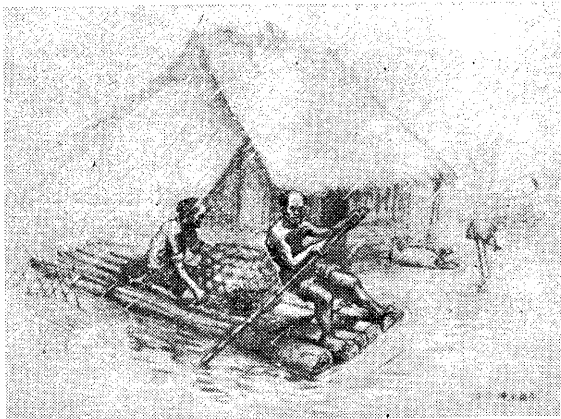
而又不斷的滾滾的到來

啊！

雨下在多難的鄉村上

洪水在封鎖着鄉村……

一九五四·十二·廿三·星洲



災民

• 史益平 •

今年來幾個筆戰的檢討

· 文兵 ·

因此，由上述各次文藝論戰的追述中便可看出，我們文藝界爭論的問題都不會獲得合理的解決。今天在檢討和總結過去論戰的經驗教訓的同時，我們就有必要來分析各次所爭論中心問題，以便求得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結論；使文藝界，尤其是我們生氣勃勃、進步的文藝界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不至於仍然存有混亂的現象，並且避免重犯這種問題的認識錯誤。

我們首先來談談黃色與非黃色這個問題所引起的紛爭。

首先應該認識的是，黃色與非黃色問題的爭論是反黃色文化運動在文藝問題上的反映，是反黃色文化運動的一個必然結果。反黃色文化運動為什麼會發生呢？這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已經面臨了一個總崩潰的危機。我們如果坐視這個文化危機的發展，那麼，我們的文化就要破產，我們的道德和精神也要退化，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就要墮落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龐大的人們，特別是其優秀的代表——生氣勃勃的青年要求一個健康的文化，反對文化破產，反對退化，反對野蠻和獸性。這就是為什麼反黃色文化運動一經發展，其勢不可阻遏，如一般猛烈的颶風。文藝既然是構成文化生活的極重要的因素，自然就暴露在這般颶風之下，受其衝擊和吹打。任何人如果感到我們文化危機的深重的話，不應在這場颶風底下打顫，而應該高舉雙手向它歡呼。

我們有的「老」作家怎麼樣？他們打顫了，他們說：這稍嫌過激。有的呢，却仍然泰然處之，怡然自得，天下太平。坦白地說，我們歡迎那些在各種程度上參加了反黃色文化運動的作家，反對那些遠離運動，對運動無所表示的作家。在參加運動的作家中，我們應該熱烈祝賀那些生氣勃勃，敢于驚動黃色朝廷的青年戰士，他們代表了我們文藝的主流，他們的方向乃是我們全民的方面；我們不贊成那些謹小慎微，處處小心的君子們，他們如果下好決心，放大步伐跟着大家走，那麼他們就不會感到恐懼，患得患失，埋怨青年人過火過激。我們要大聲提醒這些人，如果我們要是跟隨你們，他們只好沒有反黃色文化運動，只好讓現狀敗壞腐化下去，只好讓現狀永遠持續下去。這個，我們是不能允許的。

不過，我們的青年戰士不是沒有缺點的。他們在某些問題上還不善于掌握問題的原則，他們既然不是身經百戰的老戰士，就難免要有不成熟的表现，尤其是還不善于分析問題。對於他們，應該要求更加完整的分析態度，更加深思熟慮，以及把緊問題的原則。對於富有進取心的「老」作家則應鼓勵他們更加活潑，更加富有戰鬥性，爲了更進一步而無所顧忌。只有這兩方面的配合努力，我們才有可能獲得文藝運動的大成績，就是所謂「推陳出新」「百花齊放」。

(二)

怎樣才叫好文藝呢？今天，我們還是沒有更新的标准，然而，我們不應只從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的統一出發，因爲除了這個出發點之外還有更基本的出發點。這次黃色與非黃色問題的爭論中，有人特別強調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並以此來衡量文藝作品的好壞，這是不對的。衡量文藝作品的好壞，基本上應該從作品的主题着眼，而不是基本上從抽象的主觀動機之類的東西着眼（我所以強調「基本上」三字，是因爲

我們還有其他的因素，即是文藝作品的技術方面。一切俱備了好的主題的文藝作品都是好的，或者是比較好的；一切與此相反的文藝作品都是壞的，或者是比較壞的。我們所謂好的主題是指什麼東西呢？不是別的，就是思想性，就是戰鬥的現實主義。我們所以反對黃色的文藝作品，就是因為凡是黃色的文藝作品都是俱備了壞的主題的，因此就是壞的文藝作品。這是我們的基本的批評原則。然而這個基本原则還沒有被參加爭論的人掌握好，還沒有被確立起來。比如說，馬路君寫道：「回味三思，要看一部作品的好壞，當然首先得從作者的動機來看，可惜我的眼力不是X光，看不透作者腦里的動機究竟如何，只好從作品的效果上來說。……」文藝報的唐兮先生也是這樣，他的整篇「什麼是好文藝？」都滿是「效果」和「動機」，其中雖然作了重要的援引，但是沒有大力地澄清模糊的觀念，強調基本原则，以至有「憑作者所顯示的觀念和邏輯，去了解作品是『促成進步的東西』，還是『拉着人們倒退的東西……』」這樣的結論。

從看主題的基本原则出發，我們便可以知道，決定一個文藝作品的好與壞，黃色與非黃色，就不是幾行描寫，幾句對話可以確定的。唐兮先生在這方面的意見是正確的。他說，我們不應為「沙灘上白精精的大腿」，「白白的乳房」之類的句子左右我們對文藝作品的公平估價。馬路君等人的意見也是正確的，他們主張看「作品的總方面」。對於這些淺顯的道理，爭論雙方都沒有分歧的見解。

可是，等到將這些道理用之于實際的時候，問題便發生了。馬路說姚紫先生的短篇「窩浪拉里」「並沒有任何的社會意義；……」讀者甚至可以當牠作一篇黃色小說來「欣賞」，看後「無收穫可言」，「從總的方面來說，這小說不能叫人滿意。」這是完全否定的態度。洪進成君的批評雖然不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雖然承認了該小說的某些「優點」（這些洪君所指出的「優點」可惜都是誇大和歪曲了的東西——附註），但是他認為如要描愛情的題材却應該像「只不過是愛情」這樣的愛情小說，才是「正確地表現了愛情」。另一方面，文藝報的西門鳳先生却認為「窩浪拉里」不是黃色，特別是不能抽出其局部而硬指整個作品黃色，他又說：「一般色情文藝總是脫不離了『描寫女人』，但是『描寫女人』的不一定是色情文藝……」

「窩浪拉里」到底是一篇怎樣的作品呢？它是一篇在某種程度上暴露統治階級的女人的廉價愛情，她的虛榮，勢利，下賤。在這種意義上說來，它是有些意義的，是不壞的。然而它又不是好的或者較好的文藝作品，因為它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這些暴露。我們知道，姚紫先生並沒有以完全的否定的態度，以熱烈的憎恨去暴露這種女人，她們的可耻的一切，而只通過了一個他所肯定的但滿身病態的逃離畫家去隔靴搔癢。最可惜的是，姚紫先生以一個失戀者的心情去「暴露」他的愛人（情人？），顯示出作者本人對這種女人還有藕斷絲連的情愫。這樣，所謂暴露，其力量和澈底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除此，整個作品便是不近情理的愛情的描寫，一個沒有物質基礎，思想基礎和志趣基礎的情愛的描寫，這樣的愛情，除了性愛的老一套之外，就難有更高的內容了。

馬路以及洪進成的批評指出它缺乏現實性，缺乏思想性和戰鬥性，這是正確的。他們要求姚紫先生提高其作品的思想性和戰鬥的現實性也是正確的。但是他們的批評缺乏分析的態度——這是缺點。不應抹殺作品原有的優點，在批評的同時指出這些優點是需要的。這樣做有助于作者和讀者，使他們更清楚地看出優缺點的所在。可是，我們常常在批評別人的時候忘記這樣做，或者做得不够、不好；結果，使我們的批評犯上片面的毛病，或者，由于我們的批評還沒有成熟，我們的結論常有不切實際之嫌。比如說：洪進成

要求姚紫像蘇俄作家那樣去描寫愛情，這種要求如果解釋為要求作家在現有的基礎上，不斷提高其作品的思想性是正確的，如果是要求作家在現有基礎上走到新現實主義的高度則是不妥當的。總之，我們不應將「窩浪拉里」當作壞得到底的作品看待而抹殺其任何優點，也不應要求作家作不可能的思想上的躍進。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作家如果不甘自暴自棄，不甘落伍的話，就有義務努力不斷在現有的思想水平上提高作品的思想性。作家如果要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無愧，那就需要用自己的作品鼓舞和教育大眾，幫助創造新的人。這是作家的緊迫的任務，實無旁貸的；作家沒有理由用「描寫女人的不一定是色情文藝」這樣的話來拒絕這個任務，人們要求作家描寫最現實或比較現實，最有戰鬥性或比較有戰鬥性的主題，而不是其他的。應該記得，只有這樣的作家，才可以叫作大眾的作家。「窩浪拉里」雖然有其現實的意義，但是它的思想性和戰鬥性不够強，所以不能很好地適合大眾的需要。姚紫先生以及他的朋友不應因其區區優點而放棄提高作品思想性和戰鬥性的努力。

但是，這並不是說，作家如一描寫性愛便會減低、削弱作品的思想性和戰鬥性。文學史上的事實證明，性愛描寫與思想性，戰鬥性可以並存。不僅如此，如果這種描寫得當還可以加強主題的力量。我們只要回想一下俄國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寧娜」便可以明白。托爾斯泰這部富有現實意義（因而也就具備了豐富的思想性）的作品主要是性愛的描寫，其中還涉及了通姦這回事。然而，我們讀了這書以後，我們就會覺得它很感動，我們就會覺得我們更加聰明地學到了一些生活的藝術，而不是像讀了姚紫先生的「窩浪拉里」那樣，覺得死氣沉沉的。中國的有名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講的也是一部戀愛的故事，其主要的內容也是性愛描寫，但是它是多麼動人肺腑啊。直到今天，這部文藝作品還是受到廣大人們的歡迎，它的藝術生命顯然要跟着中華民族的生命長存而不朽。這些都是比較久遠的例子，至于今天的文學現實更加有力，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這個道理，正如洪進成君所提的「這只不過是愛情」所說明的那樣。

我們不怕性愛描寫；性愛不是罪惡，也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隱私，可是性愛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內容；它不是什麼絕對聖潔的東西。當大腹賈玩弄良家婦女，娶妻納妾的時候，這是種什麼性愛呢？這是縱慾，這是墮落的退化的資產階級生活的一面。當純潔的青年因為思想信仰和志趣的投合而發生戀愛，這又是種什麼性愛呢？這是合情合理的性愛，是志同道合者的性愛。現實是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鼓勵前一種的性愛，和壓制後一種的性愛。中國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便是生動地描寫了合情合理的性愛怎樣在封建社會中遭到壓制和反對，由于性愛有着社會內容，性愛便成爲我們社會生活的一部份。我們的作者必須這樣地去正確處理這個問題，只有正確地認識了性愛的社會內容才能够有利地運用性愛描寫去加強主題的力量。這也就是說，決定一個作者是否能夠很成功地進行性愛描寫是作者的思想意識，人生觀與世界觀。

假如作者的思想意識大有問題，他就會以爲現實是十全十美了，不需要也不應該有所變更，他就會在他的作品大腹賈鼓勵現實所要鼓勵的東西以及反對現實所要反對的東西。如果他進行性愛描寫，他就會去表現、肯定大腹賈式的性愛觀點而否定合情合理的性愛觀點。假如作者的思想意識還有一些問題，也就是說，他對現實的黑暗有了相當的認識，但他對美好的未來還沒有明確的觀念，對黑暗現實在感情上還有眷戀，他的作品也就不够徹底，不够爽快，他不能够最正確地處理他的作品所涉及的社會問題，他如果進行性愛描寫，他就可能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渲染不正確的性愛觀點，對於不正確的性愛觀點沒有強烈的憎恨，對於正確觀點也沒有熱愛，這種情形在此時此地的許多作者里面，特別是一些有點名氣的作家里很普遍。這些人常有爲性愛而描寫性愛的傾向，把性愛和主題割裂開來，使到較清楚的讀者感到他們的性愛描寫是多餘的。有些作者凡有所寫，不管是什麼性質的問題的描寫都有性愛的穿插，常常向讀者賣弄性愛的知識，

這就叫做不老實，有黃色的傾向，不管他們表面上怎樣煞有介事地暴露現實的黑暗。我們必須提醒這些人，你們這樣做是錯了。

問題是我們有些作者還沒有清楚地認識到性愛本身（其生理的性質）並沒有什麼意義，唯有意義的是性愛的社會內容。性愛的生理內容不過都是千篇一律的：戀愛、擁抱、接吻……唯有其社會內容才是多樣多式，異常豐富。性愛的描寫所以有這樣動人，使人長久不忘，並不是「擁抱」「接吻」等字眼的力量。請想像吧，如果一部「梁山伯與祝英台」只是這些生理性質性愛的寶貝，而不是封建社會對於他們的壓迫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悲慘結局，它的生命是否會如此長久呢？不會的。所有年青的作者和有點名氣的老作家應該記取這點文學史上的經驗教訓：如果你們要使作品的生命長久的話，你們必須不斷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戰鬥的現實性。只有墮落的，愚笨的作家才會把性愛生理內容當成是萬能的，是成功大作家的捷徑，而這樣的文藝作品將要與它的作者而滅亡。

這是我們對性愛描寫的原則，同時說明了為什麼我們不強調性愛的生理內容，為什麼我們要把性愛的社會內容提到這般重要的高度。這個原則確立了以後，我們就可能更加合理地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即是：可否運用性愛的生理內容來加強我們的主題思想？這是可以的。我們說不要強調它並不等于完全拒絕它，絕對地否定它在文藝中的地位。什麼時候應該運用它，什麼時候應該避免它，這完全由情節發展的需要而定。（這裏的所謂情節是指那種最恰當地反映了現實的發展規律的情節，而不是那種憑空捏造、不近情理的虛構情節）當生理性愛的描寫為情節發展所不可避免時，我們不應該畏縮不前。比如說，當我們描寫一對青年男女在正當當地戀愛的時候，我們不必因為拘泥于我們的原則而對於他們的牽手、擁抱和接吻一字不提。如果除了表現他們的其他方面以外，也提到他們的牽手、擁抱和接吻不是更加自然，更加合理合情麼？我們如果不這樣做反會使到我們的人物有「聖人」化之虞，給讀者留下一個勉強造作的印象。

然而，生理性愛的描寫應該有什麼界限？有的，它不應該僭奪性愛的社會內容地位。至于什麼樣的細節應該寫，什麼樣的細節不應該，那就沒有一個固定的萬靈的公式，大抵說來，西方的嚴肅的作家的尺度要比我們的為寬，而中國古代的嚴肅的作家要比現代的寬些。聽說，西方的古代的尺度也是很嚴謹的，那時候連提到「脚」也被認為是不安當的，至于人體的其他部份更不必說了。中國的優秀的古典文學也是如此，我們從來就不能找到「擁抱」「接吻」的字眼，今天，我們在優秀的文藝作品里面碰到這類字眼的時候就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了。總之，今天，在我們的社會里面，文藝作家第一要緊的是要用正確，富有現實意義的主題思想去教育我們的廣大讀者，其次不要用不恰當的生理性愛的細節描寫去分散和削弱讀者對主題思想的注意，應該記得，今天，到處都是充斥着誹淫的電影書報的情形下，許許多多的讀者，特別是在青年讀者，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中毒了。我們要求有進取心的文藝作家們，特別是有點名氣的老作家，在進行這類細節描寫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三思而行。有許多時候，蘇俄作家可以用的細節，我們此地的作家未必可用。比如說，「第四十一」的作者拉甫列涅夫用了「那火光映着馬留特迦的圓圓乳頭」，我們有些作家就以爲他們也可以用類似的細節，這種想法是錯了。第一，「第四十一」的事顯要比起「窩浪拉里」之類的作品主題來，其思想性和戰鬥性要強得多；第二，拉甫列涅夫所處的社會和他的讀者迥然而異。我們和黃色作家所不同的標誌之一便是我們對性愛描寫的原則。我們的主張恰恰與他們的相對立。我們強調性愛的社會內容；我們主張性愛的細節描寫可以馬虎行事。實在的，許多時候，他們在一個堂皇的主題的外衣下，故意插入巨量的性愛的細節描寫，以達他們的可恥當的目的。讓我們一致起來，把這些敗類轟出文藝的陸地外去！

更正

上期本文第三段中一句「攻擊那小說選中姜凌君的『情場戰場』是篇有毒素的作品」文中姜凌係魯勤之誤特此更正，并向姜凌君致歉。

前途

·茅草·

——我們在這里出生，在這里長大，這土地就是我們的故鄉。

(一)

自從老李和幾位同學北歸之後，明生就一直苦惱着。一方面是因為從此他就失去了一位知己的摯友，另一方面也很羨慕他們。

那是四月間的事了，當時情形相當緊張。同學們都紛紛地在談論着自己的切身問題。面臨着大風暴的前夕，大家都表現得非常團結，認為要解決問題只有大家站在一起，緊緊地團結起來，才能產生無比巨大的力量，以便克服和戰勝一切即將到來的困難。

可是，就在這當子，老李和一些同學經不起考驗，他們向惡劣的環境低頭妥協了。大家對他們的懦弱行為都嗤之以鼻。尤其是老李的表現，更加叫人痛心和失望。

本來，老李一向在同學們當中是有相當的威望的，他的功課好，工作也好，因此很得到同學們的尊敬。特別是明生，對他更加敬愛，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兩人同班，是很要好的同學。平時學習、吃飯、看戲和運動都時

常在一塊兒，簡直是形影不離了。

老李高個子，鼻梁上戴着一幅玳瑁邊的近視眼鏡，頭髮向來是不稍加打理的，是個「知識份子」的造型。平時很愛發偉論，一談起來就是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他的口才的確是不錯，去年學校里舉行演講比賽他也是有名的。

像他這樣的人才，實在是相當難得的。然而，正當大家急切需要他幫忙做一點事情的時候，並且，希望他在同學當中能起帶頭作用，以便解決大家的切身問題，同時也就是他本身的問題，想不到他却悄悄地走了。

自然，他認為他這樣做會比較「安全」。

當他還沒有下船之前，很少同學知道他將要走的消息。他和幾位同行的同學都嚴守秘密。直到他們走了之後，同學們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保守秘密不告訴其他的同學呢？對於相處數載的同窗爲什麼臨別之前也不肯通知一聲呢？

這自然是有原因的，因爲老

李他們非常清楚，如果他們要走的風聲一旦傳出去，同學們要是不給他們以無情的批評和勸說才怪呢！

過去，大家曾經討論了很多很多，都一致公認不應該走，老李也會說過：

「我們不應該單爲自己的利益打算，目前，我們必須跟大眾走同樣的道路。」

然而，理論是理論，實際又是實際，在老李，理論和實際是分家了。你看，他爲了自己的利益，竟不顧大家的死活，就這樣地走了。而且，最不可原諒的，就是他的明知故犯，他明明知道不應該這樣做，可是又偏偏做了，這更可見得他是多麼的自私呀！同時他還偷偷地瞞着同學們呢！

關於老李要走的消息，雖然其他的同學大都不知道；不過明生却是曉得的。當然，他和老李的關係和一般同學不同，所謂「知己」之交呀！老李當然有和他提起過。而且，還勸他也跟他們一道兒走呢！這件事情老李叫他不許告訴給任何一人知道。

對於這件事情，明生自己也不能不主，他還得跟家庭去商量。

他懷着緊張的心情，去向他父親講，他的內心忐忑不安，好不容易才開口道：

「我準備和一些同學回唐山唸書。」他才說了這一句話就停了下來，靜候他父親的反應。

「甚麼？」他父親大聲地問。不知道是年紀大，聽覺遲鈍，聽不清楚明生的話；還是聽清楚了故意這麼問。可是這一問却叫明生吃了一驚，內心更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得厲害。

本來，這次他鼓起最大的勇氣來和他父親講，是並沒有什麼把柄的，因為他早知道他父親是絕對不會肯的，而且他父親的頭腦又是極端的頑固，根本是講不通的。可是他還是懷着僥倖的心理來碰運氣。他想，或者因為當前的情形和過去已經不同了，他父親也許會改變初衷也說不定。總之，他實在非常想要走，同時，老李又拚命一直在背後打氣。

「我想和同學們一起回唐山唸書。」明生好久才又擠出這句話來，他非常不安地等着他父親的回答。只要在這一剎間，在他父親回答的一句話，就馬上可以分曉一切結果了。

「回唐山！你是在說什麼夢話？不行，我絕對不答應。」

明生的希望粉碎成泡影了；可是他還想挽回頹勢。他又吞吞吐吐地說：

「近來有許多同學都回去了。我，我也想跟他們回去唸書。」

「我跟你說不行嘛！唸書？這里好好的爲什麼不能唸？去去，別再多說！」他父親顯然是動起氣來了。

明生最怕他父親發脾氣，每次性子一起，總得挨受一頓痛罵。於是，他只得忍痛地知難而退了。

他父親發發脾氣就過去了，這倒還無所謂；可是當他母親一聽到明生要走的事，那才叫明生難堪，不知要如何是好呢？

她老人家整天哭哭啼啼的，這也難怪，當一個親生的兒子打算無情地離開自己的時候，那時做母親的怎麼會不傷心呢？

「……你要我死就痛痛快快叫我去死好了，爲什麼要那樣來折磨我，逼死我？我只有你這麼一個親生的兒子，你走了叫我還有什麼寄託，還有什麼希望呢？……孩子呀，你爲什麼這樣硬心腸呀？你難道沒有一點兒良心嗎？老實跟你講：如果你走了，我就馬上去死。……自己親

生的兒子不要我，我活在這世間還有什麼意思？……」

明生聽了他母親的話，他的心軟下來了，他的熱淚也滴下來了。……

(二)

明生終於沒有和老李他們一道走，這在於明生自然覺得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老李他們下船那天，明生還特地破例向學校請了一天假去送行。那天，明生的內心真是難過到極點。

臨別的時候，老李還這樣對他說：

「你既然沒有勇氣再向家庭力爭到底，我們做同學的也愛莫能助了。不過，爲了你的前途起見，我認爲你還是儘可能想法子也跟我們一道回去，雖然不能同船，但是到達目的地以後，也同樣有會面的機會，希望你自已慎重考慮吧！」

明生聽了老李的話，一時情感衝動起來，一發不可收拾。也顧不了旁邊有許多人在看，就把抱住老李埋頭大哭起來，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小孩子抱住母親痛哭一樣。攆得老李狼狽不堪。

這一天，明生不知到了什麼時候，才懵懵懂懂的像一隻喪家的狗回到了家。當天的飯餐也沒

吃了。

他想，留在這別人的地方還有什麼希望呢？什麼都不自由，整天又是讀那些無用的書，讀了有什麼出息。呆下去簡直要斷送掉自己的前途。

於是，他悲觀起來了。

在學校里，明生越來越變得沉默了。往往自個兒一人，孤單單的在出神的幽思着，有時同學們大聲喚他，他才突然彷彿從睡夢中醒轉過來一樣。同學們都猜不透他的心事，大家都說明生變了。

上國文課的時候，老師在台上講解文言課文，說得天花亂墜。下面的同學們都細心寂靜的聽着。明生捧着一本國文課本，看他目不轉睛的凝視着課本，像是全神貫入地在聽講；然而，誰又知道他是在想些什麼東西呢？

老師講完了一課之後，照例問同學們明白了沒有；於是，就隨便叫幾個同學起來解釋。偶然第一個就叫到明生，明生一上來，開頭兩句就咕咕講不出來，隔了一會兒，老師代他講出來，他也按照老師所講的重覆再講一遍；可是接下來的他又講不出了。只是呆呆的像木偶一般站着，對着課本發神。

「明生，你怎麼了？」老師覺得有點奇怪，因此就問明生道

：「爲什麼今天的課文解釋不了？你一向來的國文程度是相當不錯的，平時上課你也很留心聽講，可是爲什麼不會解釋呢？」

明生靜立着沒有說什麼，全班同學幾十對眼睛都朝着他看，使得他非常不好意思，他本能地低下了頭。

「近來，你的作文也不專心做，只是隨隨便便就繳卷了事；書法也寫得很潦草，像是在敷衍塞責。你要知道，你這種學習態度是非常不對的。現在我不多批評你。我知道，你是一位好學生，希望你自已好好的回去想一想。」老師停了一下，看看明生沒有說什麼，於是就說：「好，坐下來吧！」

明生垂頭喪臉的坐了下來，像一粒洩了氣的皮球。老師正準備叫另外一個同學起來講，剛好下課鐘也敲了。

下課後，同學們像被釋放了囚犯，大家的情緒都輕鬆下來，四散亂走。一時上食堂的上食堂，看報紙的看報紙，開小組的開小組。情形和上課的時候完全兩樣了。

小黃和老陳走過來明生的身旁，邀他一塊上食堂喝茶。喝完了茶，他們三人就到校園里去散步，呼吸呼吸新鮮的空氣。

「明生，爲什麼你近來對功

課這樣疏忽，而且又不大高興說話呢？」小黃問明生。

「實在的，你近來總是不喜歡開口。」老陳也對明生說：「常常一個人靜靜的在想，不知道是在想些什麼？我想你一定有什麼心事的。」

「沒有，我實在並沒有什麼心事。」明生苦笑着說。

「騙人，沒有心事爲什麼總不說話，又時常常苦着臉孔。昨天打籃球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參加？後來我強拉你下來你才勉強來應付一下，沒精打采的不肯跑也不肯跳。我想你近來一定是失戀了，一般失戀的青年往往就會有這種現象的。」小黃打趣着說。

「不不。」明生趕忙否認。

「我根本就還沒有愛人，那裏會失戀呢？」

「那你爲什麼不肯對我們說出你的心事呢？」老陳緊迫着一步。

「說真的，我的心事你們是不清楚的，不只是你們，連國文老師也是這樣，剛才他不是責備過我嗎？大家對我不瞭解，唉！難怪才有這許多誤會。」

「你還沒有道出你的心事呀！小黃催着。

「現在快要上課了，我們走吧！其他的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談。」明生說着就拉着小黃和老陳

面子

• 鈍敏 •

人，自母體呱呱垂地，便有一付面子，故面子是每人皆有，祇不過是有美，有嫩，有善，有兇之甄別吧了。但世人的愛「面子」，却是同出一轍，心同此理，上至達官貴人，富豪紳士，下至三教九流，庶人乞丐，無不珍惜其「面子」。

在這「金錢萬能」的社會裡，萬事皆於金錢為主，「有錢鄉村有遠親，無錢鬧市無人問」。祇要你有錢，就有張堂哉皇哉的「大面子」，也就自然有頂現成的「僑領」兼「慈善家」的高帽子配上，這是難得的，也是值得自傲的，誠然，在現社會，有幾位配得上稱僑領呢？所以身為僑領者，就要有一雙銳利的眼睛，一套靈活的手段，在各種場合裡，保護其「面子」。他在主子的面前，突變了臉色，蠢如豚豕，奴顏婢膝，拍馬奉承，故弄玄虛，抹煞他在衆目睽睽照影下，所講的那些蹉厲風發的為社會服務的漂亮字眼。不過他的態度並不常常如此，他也會在他主子的背後，偷指出他主子的缺點，裝鬼臉來譏笑他：這個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愛「面子」的人於是領受了「面子」所給與的恩惠。

在另一種場合裡，他們儼然排起正人君子的「面子」，聚居「上流」人物之舞台，高談闊論，油腔滑調，舉止大方。他們依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個呵呵大笑，拍掌稱好；有誰被陷害了，他就來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有時他也會來套「貓哭老鼠假慈悲」的手段，表現得很親熱，很傷感地說：呵，死得太可憐！

愛「面子」的人同時也領受了「面子」所給與的光榮。

世間只要有惡勢力的存在，便一定有愛「面子」的人。在現社會來說，愛「面子」並不就是件壞事，有時他會爲了「面子」，挺身而出，解決糾紛。但他們這種動機，是出於「面子」的，所以一旦被惡勢力一壓，嗚呼！爲了明哲保身，便畏首畏尾，不敢問津，甚至幹出損人利己的勾當。

現在的花言巧語，誠摯果敢，就是這「面子」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盞，是魔鬼臉上的雪花膏，祇有在睡眠中，才能見得人生真正的「面子」！

往教室走。像是有意不肯道出他的心事來。

明生回到了家里，總是把書包丟在一旁，一直到第二天要去上課的時候爲止，他就連摸也不摸它一下。好像這書包會跟他結下了什麼仇恨似的，他總是那樣的仇視着它。有時，他會自言自語地說：

「哼！讀了這些不實用的書有什麼用處，簡直白化時間，沒有一點意思。」

他雖然不喜歡做課內的作業；不過，對於課外的一些書報他倒感到很有興趣。常常看一些新文藝書看得忘寢廢食。對於報紙他也很留意，一看就是看國際版，看到了中國的大建設，他真是喜出望外。他睜大着明亮的眼睛，在憧憬着一幕幕新社會的新氣象。

「生活在自由的天地里才有意義嘛！」他像是總結似的說。

(三)

小黃和陈陳覺得如果讓明生一直這麼消極下去的話是不行的。對於一位相處多年的同學，是不能不關心的。於是，他們倆人就又去找了級長來談。結果，認爲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再找明生來談，叫他坦白地道出他的心事來，只有這樣才能找出「病源

」，然後「對症下藥」。

級長和小黃老陳去找了明生；但是一點收效也沒有，原因是明生始終不肯坦白講出來。

他們三人於是就又另想其他的辦法，問問一些對明生比較了解的同學，探聽着明生的家里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但是，都不能尋出明生的心事的根源來。

一天，是下課休息的時候，同學們看到明生從信欄上拿了一封信，信上有兩張長方型的色彩美麗的郵票，這是一封由國內寄來的信。

同學們向明生借過來看，大家都搶着欣賞那兩張美麗的郵票，一張是印着鐵路建設的圖案；另一張是印着橋樑建設的圖案，都有簡明細小的文字註明。

明生接到了這封信，真是喜出望外，一反前些日子的寂靜憂悵的態度。此刻，只見他滿臉露出笑容，一時話也說得多了。

上課的時候，明生書也不看，偷偷地在下面看那封信。看他的樣子真是全神貫注的在細心的看着，表情忽兒緊張忽兒興奮。那封信最後一句話是這樣的：「我希望你早日回到自由幸福的祖國的懷抱里來。」這句話，引起了明生無限的遐思。

同學們問他說是誰寄來的，他說是老李。

這一切的情形，級長和小黃他們都看得很清楚。從這些情形看來，明生的改變顯然是和老李的回去有密切的關係。他們這時才想起來了，以前明生和老李是很要好的同學。

星期日，級長，小黃和老陳一道去明生的家拜訪他。

「今天，我們來的目的就是想瞭解你的一些情況。」級長開門見山就說。

「我們覺得，已往我們同學之間實在有着許多的隔膜，比如你這一次的改變，我們就根本一點兒也不明白，相信這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彼此之間還不够瞭解。現在，希望我們能互相坦白，痛痛快快地來談一下。」老陳也接着說。

「你們這樣的關心我，我真是感激不盡。」明生謙遜的 answering：「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心事，有嘛也只是私人的一點小事情，並不值得一提。」

明生一時還是不肯坦白講出來，因為他覺得如果講出來實在是非常不好意思的。一種愛面子的劣根性在他的內心作祟。

「我認爲私人小事拿來談談也是不妨的。我們不必怕難爲情。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情，應該講出來讓大家想法解決，一直悶在心里也不是辦法的。一個人的

能力和見識畢竟是有限的。你有什麼困難，我們當然會盡同學應盡的責任來幫忙。」小黃說。

「……」明生有點受小黃的誠懇的態度所感動，他一時不知要說什麼話好。

老陳看透明生的心里，他認爲如果要明生自己道出心事來，明生一定是非常不好意思開口的，於是他就說：

「聽說，你很想回去是嗎？」

「噢……噢……」顯然的，老陳的話是一針見血，有收效了。明生一時回答不出來，要承認嗎？有點難爲情；否認嗎？又太坦白了。

「想回去，原則上是沒有錯的。」級長說：「因爲每一個青年都是熱愛光明的，因此，向往光明的地方怎麼會是錯的呢？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簡單，我們應該整個的來看問題。祖國的人民需要我們，當地的人民更加需要我們。」

「我們在這里出生，在這里長大，這土地就是我們的故鄉。目前，我們的故鄉正遭受着種種災難，我們的同胞正在受苦受難，我們那里可以不加以理睬，反而無情地拋棄他們，離開他們，讓他們永遠受罪下去。」小黃也來個補充。

「他們兩位所講的話，都是很有道理的。相信這些道理，有許多人都已經懂得了；可是他們偏偏要明知故犯。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們太自私了，他們只爲自己的前途打算。然而，留下來的就沒有前途嗎？不，一個個不。只嘆我們肯努力，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是有前途的，我們的前途完全是靠我們這雙手去創造的。反過來說，如果不靠自己的努力，就是在環境怎樣好，客觀條件怎樣優良的地方也是沒有前途的。新社會里許多英雄人物都不是從舊社會里奮鬥出來的嗎？總之，如果是真正替自己的前途打算的話，那他正應該來和惡劣的環境搏鬥。」老陳一口氣發了這一大篇理論。

明生沒有說什麼。他默默地在想着，他正在回味着他們三個人剛剛說過的話。

老陳他們一時也沒有再發言，他們看到明生的表情反應，覺得剛才的話對他多少是有影响了。

過了一會兒，仍然看到明生還是沒有開口，級長想到，如果今天摔得他太厲害的話，也是不大好的。應該再給他些時間讓他自己去思考。況且，思想上的鬥爭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能「速戰速決」的。

於是，級長就說：

「現在時間已經不早，我們應該告辭了。」

「不再多坐一會嗎？」

「不用了。不過關於今天所談的事情，希望你自已再想想吧！以後如果有什麼難題的話，不妨提出來讓大家討論解決。」

(四)

晚上，明生很遲還沒有睡，他正在爲着前途的問題而猶豫不決。他彷彿是走到一條交叉的路口，不知要走到那裏去？

他靠在窗口，望着外面的景物，只見漆黑的天空，閃着寒星點點；大地和天空同樣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這一切情景，叫人起了陰森恐怖的感覺。一股凜冽的夜風撲面吹過來，明生不禁打了個寒噤，全身的毛孔直立起來。

唉！到底應該到那幸福的地方去呢？還是留在這苦難的土地？

「明生，你忍心離開受苦受難的同胞，拋棄年老的父母親不顧嗎？你太無情了！你沒有天良，你沒有熱情，你不配做一個現代的青年。你知道你的母親將因你離開她而去尋死嗎？你難道真的是這殘殘忍嗎？……」這一些話在明生的耳朵邊响起來。

「不不，我不應該自私，我是個青年。」他自言自語地答道。

他又記起前些日子小黃對他所說的說：「……目前，我們的故鄉正遭受着種種災難，我們的同胞正在受難，我們那里可以不加以理睬，反而無情地拋棄他們，離開他們。」

想到這些話，又叫他憶起了一件小事來。

那是上星期的事了，剛好是級長和老陳他們來拜訪的那天晚上。

明生正在看報紙，忽然間聽到有人在喊救命，他一時緊張起來，他的父親也趕忙開門出去外頭看個究竟。

「不要緊不要緊，還有氣！」

「阿江伯也太那個了，怎麼竟出了這主意。」

明生和他的父親跑到隔壁阿江伯的家里，只見圍着許多人。大家都議論紛紛，一時人聲非常噪什。明生暗想，大概是發生了自殺的事情了。

原來，阿江伯是一個賣菓的小販，平時爲人非常忠厚老實，向來做生意買賣都是很公道的，所以許多顧客都喜歡和他「交關」，因此，生意還不錯，生活倒平靜無波，一天挨過一天，也還

一位先生

一位先生被一隻瘋狗追着，大叫救命。一個莊稼漢子在田裡做活，趕快跑了上來，把瘋狗幾鋤頭就打死了。

那位先生才喘定了氣，一看：「啊呀，打死了麼？唉，太過份了！這也是一條生命呀。我真想不到一個人竟會這麼殘忍！呢，就算你是救人，不錯，然而你這種手段——我極端反對。你應該想個更妥善的辦法。」

『那麼該怎麼辦呢？依你先生說？』

「怎麼辦！那是你自己的事呀！怎麼倒問起我來呢？」

—尉遲森—

勉強混口飯吃，這在亂世里該算是差強人意了。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市場被掃蕩了，許多小販都連人帶攤一股腦兒給「黑車」載走了。像無數的凋零落葉，被一陣狂風無情地捲走了。

阿江伯不幸也給抓去了。整攤的東西被「充公」去自不必說，人嘗了鐵窗風味後還被控告，給罰了數十塊錢。

這一來，阿江伯是手無分文了。好容易靠着平時待人好的態度，所以才向一些老友商借了一筆款子來做本錢，打算再「重整旗鼓」。

然而，禍不單行。那些「鳥腳」似乎對掃蕩小販的事情發生了興趣，三五日一小掃，十數天一大掃，接二連三的掃蕩，將小販們所有的東西和僅存的錢全部

掃個精光，可謂「片甲不留」。阿江伯的新攤就是給「掃」

去了，他真是悲傷到極點，一時老淚縱橫，怨咒着自己悲慘的命運。這次要不是溜得快，恐怕人也是不免的。可是，這個打擊已經足夠受了。往後的日子要怎麼辦呢？這真叫他老人家不敢再想下去了。

夜里，阿江伯終被迫走上了悲慘的道路，投環自殺了。好在讓人家發覺到了，趕緊解救下來，才救了他的一條老命。

「阿江伯醒了，他醒了！」有人在說。

「唉！你們爲什麼要我再留在這世間活受罪呢？——賺吃這樣艱苦，還是早早死去好啦！」

明生看到這情景，不禁也悄悄地滴下了幾點同情與憐憫的眼淚。

現在，他又想起了上星期的這幕情景來，這又再度叫他傷感起來了。

「對，小黃說得對。這些悲慘的事情，我們怎麼可以熟視無睹呢？啊！這苦難的故鄉和苦難的人民的確是太需要我們了。我們怎能不加以理睬呢？」明生想着……

(五)

過了不久，明生在同學們當中又活躍起來了。級長老陳和小黃他們都在暗讚他的新生。

近三兩個月來，全體華人同胞正在密切關心着許許多多有關華文教育的問題。同學們更是展開了熱烈廣泛的討論。

「中華文化是否能在馬來亞繼續存在的問題，目前已經是面臨着考驗的時候了。我們要時刻關心這些問題，我們要做保護華文教育的戰士。……」明生在教室裏和幾位同學在談論着。剛好老陳走了進來，他聽了明生所講的話，心中非常高興。

明生看到老陳，老陳正望着他，兩個人四目相對，彼此都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有時，小黃打趣着問明生：「現在還想回去嗎？」

明生搖搖頭，大家都笑起來了。

懷着一顆沉重的心情，寫下了這悲痛的一頁。看過了「沈郁蘭同學」，我的心情，再度陷入苦惱，慚愧的境地裏。然而，慢慢地，它又重顯出以往般的快樂。這是爲什麼？因爲呵，我已經從夢般的境地裡醒來了。

我曾經嚮往於美麗國家，懷着一顆火熱的心，想奔向那遙遠的遠方。然而呵，我發覺到我的行動是多麼可恥而可笑，多麼的幼稚和無知。我怎麼能空着手

宣誓

• 明焰 •

回去分享人們用淋漓鮮血而得來的果實。我回顧四周，開始見到勞苦的人們正以宏偉無比的力量，頑強地奮鬥！我開始聽到同學們高唱着令人震耳的歌聲。我見到了那血淋淋的一幕。因此，我覺悟了，我發覺自己逃避現實！是一個逃兵，一個經不起考驗的逃兵！終於，我回來了，爲着不忍心離開這多難的土地！苦難的同胞！我回來了。我決心留下來！作頑強的奮鬥！

朋友！如今，請你們不要再把我攆棄掉，莫再說我是個落伍者，因爲我已經趕上來了，同你們一樣，並肩着，腳踏實地，面對現實，我向着親愛的人們宣誓：我永遠熱愛這土地。

好笑的人

朱園

早晨，帶着冷氣的陽光射在新加坡的屋頂上，屋頂下的人們起身了。

「啊！真涼爽。」JOHN伸一伸懶腰，打個深長的呵欠，用過早點，照例地上工去。

一路上，時不時微微地笑着。他笑什麼呢？沒有人知道，然而他却是很清楚的，因爲，今天又是一號了，下午放工後就可以拿到這個月的薪水。

他又自打打着，微笑又再度浮在他的臉上，好像是對於那一件事情的滿足一樣的快樂。哦——原來他早已將這半個月的薪水預算好了。

「二十塊錢的「公積金」，三十塊還給小雜貨店，十塊錢納「死會」，四十塊留在家裏作伙食費，還剩下三十塊……」

「三十塊。德。」他本能地用拇指和食指發出聲音：「今晚晚上又是可以上舞廳了！」

於是，他笑了，甘心樂意地笑了。他的笑對於自己是滿意的，滿意得像一隻活在樂園中的豬。

你說：JOHN這個人會有悲哀的時候嗎？會的，有時候也會感到不滿地敲着桌子發發牢騷，但是過後很快就忘記，正像汽水的汽一樣。他認爲：一切會惹人生氣的事情，會來的總是要來的，反抗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啊！人類的愚蠢是在完全中了毒而自己又感到滿意的時候。

他笑了，他天天依樣地笑着上工又笑着回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斷地微笑着。

可是，這種笑，在旁人看來，笑久了就會平凡的，甚至是無聊的。

假如是豬——那就稀奇了；可惜他只是一個平凡的公務員。

學 校 ？

湧 洶 。

「哈囉，非立李，昨晚露絲陳的夏威夷舞跳得怎樣？」安特魯一早到校，還來不及放好書包，就劈頭這一句，大有三日不知肉味之感。

「哦，頂呱呱，呱呱叫。」非立李使勁地吹兩聲口哨：「美麗張的身材真性感！」他回味着昨夜「派對」的精彩鏡頭，骨頭鬆了起來，飄飄然地扭着腰支。

「三十四，二十二，三十四！」埋頭在研究「週末」封面女郎的大衛，一聽到女人，便使出看家本領。

「你去跟她量過嗎？」美麗

蓬勃起來。

張的「假想愛人」彼得醋意地說

「要不要？一套兩塊半，十

牆派……」

。

張。西哥魏來一套先小人後君

「媽的，你的皮膚什麼顏色？鼻兒尖，眼睛藍嗎？」

「你看！」大衛引證到封面

子。

× × ×

去：「世姐就非有此等身裁不可

「OK！」

「我的泰山連環圖那兒去了

！」

「哇！」

？亨利拚命地翻着書包，急得

「瞧！露絲來了。」這話把

狂。他們都如醉如

如失珠寶，但不敢喊出聲，因為

她們吸向窗口，有的就哼起露絲

「你們在幹什麼？」「菩薩

教數學的「加由」雖飯桶，發起

露絲我愛你，有的敲椅打桌地伴

「不得不裝裝先生的樣子。」

脾氣可吃不消。

奏起來。

「先！」西哥魏鎮定地回答

「借我，一下子。」後面羅

「噓——神父來了！」

：「我們在研究劍橋的考卷。」

勃輕輕地拍他一下肩。

「打開第九章第四段第八節

「好，小聲點，不要妨礙別

「不，不，這本偵探的你要

。神父嚴肅地拉開嗓子：「耶穌

人抄筆記。」

拿去！」

……保羅反對基督，主罰他瞎眼：

× × ×

「噹噹噹」是放學的鐘聲。

……彼得以主的名，向屍體摸一下

得烏烟瘴氣，喊着，打着，追着

喂！今天是週末，電影電影

，死人馬上復活……」

，跑着；跳牛仔舞有之，哼色情

「奧地安，瑪淋蒙露。」

前座的女生聽得津津有味，

歌亦有之；頭頂「加將」飛舞，

「誰去定票？」

後座的男生却偷偷打起瞌睡。這

腳上粉筆皆是，這邊一桌絞力，

「多少人？」

一節有如坐監，好容易聽到解放

那邊兩個在吵嘴：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的鐘聲，班裏又恢復「生氣」。

「你，支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喂！史蒂芬，哈利，若瑟

「你，峇峇，風車跌倒人」

。

……香艷刺激的，來。」「搗蛋

加老。」

五四，十二，四。

總部」西哥魏一號召，窗角頓時

「支那是滾蛋，雙面人，騎

五四，十二，四。

你們，帶着光榮的標誌去了！

昨天，我們在高崗上唱歌
雄壯的歌聲
越過山崗
飛得更遠，更遠
每一個人都聽到
隨着歌聲起了共鳴

今天，我們還站在高崗上
凝望着堅實的大樹和廣場
一樣的大樹和廣場
少了你們來欣賞

哦！你們
親愛的伙伴
爲着唱那首正義的歌而去了
你們
是帶着光榮的標誌去了
沒有悲哀
沒有惋惜
沒有懊悔

沒有猶豫

你們的火紅的眼睛
怒視着帶着你們去的人
你們的熱血
燃燒在冷酷的暗房裏
你們的精神
活在我們的心

相信我們吧
從這時候起
我們不在任何人面前
說出第二句話

哦！你們
親愛的英雄
堅強得像鐵
堅強得像高崗上的大樹
和那赤色的土壤的廣場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稿

一粒小種子

一粒小種子

被埋在石底下

她難受，不耐煩

于是她憤怒了！

一天……一月……

她鍛成剛毅的身軀

無畏地，奮勇地

抬頭

衝撞

向敵人

向黑暗

挑戰！反抗！

出來了，她終於抬起頭來了

地！

「啊！這是多麼躍眼的新天

• 陳木逢 •



生活

展開詩歌工作

• 魯沙夫 •

當我提起筆要歌頌海洋
老婆就來痛詆她的苦狀：

「家裡柴米油鹽醬醋茶

搞得我頭昏腦脹無法當家

東家店除了八元賬

西家舖還欠了十數元

怎麼還好意思再拖欠

唉，這個家……」

她老淚縱橫，鼻涕直淌

我的海洋縮成一溝污水

廣濶的胸懷隨之狹窄

生活問題封鎖我的思潮

苦惱、煩躁、悲哀、憤怒

我呼喊

我狂叫

我要把吸血的傢伙

殺掉！殺掉！殺掉！

• 李淑華 •

「詩，使黑暗的世界放光，使枯脊的大地開花，使醜惡變成美麗，使絕望變成希望，沒有詩的民族是老衰死滅的民族，沒有詩的國土，是沒有熱和力的國土。」——適夷

在這不可沉默的時代，詩歌工作者應該熱烈地展開詩歌工作。詩是一種教育大眾最有力量量的工具。一首好的詩歌，不但人人都愛唱，而且人人都唱得懂。無疑的，這是因為詩歌是最接近大眾的生活，在時間上來說，詩歌也是最經濟的。

詩歌應該反映勞苦大眾的生活，痛苦和願望，脫離了大眾的生活，詩歌便失去了生命；我們歌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是怎樣過的？我們唱他們的痛苦，他們的痛苦是從那裏來？我們誦他們的願望，他們的願望會不會實現？詩人是時代的歌手，站在永恆的真理的旗幟下，詩人必須勇敢的、積極的向舊社會戰鬥，帶着真理給每一個善良的人。

我們都是生在痛苦的時代，首先給我們感觸到的是現實的醜惡，我們含着淚水眼望着這醜惡的社會不斷地在製造出許多的罪惡，我們的心裏是多麼的悲痛。每天，我們所看到的，所聽到的是些什麼？這些「什麼」為什麼不可以用詩的方式唱出來呢？

在我個人的觀點，目前我們所需要的詩歌：（一）內容要實際，着重在反映勞苦大眾的生活和願望。（二）淺白而唱出來要流利順口最為適合。（三）形式不拘，以內容為主。（四）避免口號性的詩歌。

在這痛苦的國土上，詩歌工作者更應該堅守自己的崗位，熱情地為千千萬萬的生命而歌唱，這是詩人的最大的工作和使命。

最後，我要呼籲詩歌工作者及愛好者，都來熱烈地來展開工作，我希望詩歌能在量上增加和在質上提高，帶來給馬華文藝活潑、健康的氣息。



老寡婦

• 育蠶 •

這是南國歲末的雨季，差不多每天都滴滴答答的下着惱人的雨，今天的天氣又是這樣悶人。

我呆在家裡，煩悶得很，便順手拿本書來閱讀——「亞妹呀！妳亞媽在家嗎？」——當我正

埋頭讀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怪熟悉的聲音，在我的腦後嚷叫了起來。我急忙回過頭去——「哦！亞婆！原來是妳呀！我們好久不見啦，進來坐！進來坐！」——當我發見，她就是那

歷來在飯店替人做工，跟我母親很要好的，年紀已有七十多歲，待人和藹可親的駝背老寡婦時，禁不住興奮地向她招呼着。隨即，她彎着腰，半禿的白頭向前伸着，搖曳着雙手，吃力地踱了進來。

「噢！亞婆！今天怎麼這樣空了飯店裏的工作忙嗎？」——她坐定後，我笑嘻嘻地向她答詢起來。——「嘿！什麼不忙——那裏工作多得簡直教我這把老骨頭挨不起啦！——今天是我再三

向老板拿半天人情「請假」才得出來跑跑的」——她微微地喘着氣，催促着回答。

「那麼，亞婆到來，有什麼事呢？」我問。

她遲疑了一下，然後口吃地說：「笑：笑：我：我想問你們，這裡有沒有房子出租，給我自己一人住的」

「噢！什麼話？妳自己一個人住？」——前此時，我不是聽妳告訴我，妳們在山芭裏購了一所亞答屋，一家人都安居在那兒嗎？」——我聽了，不禁詫異地凝視着她那副皺紋交錯的臉，等待着她的回答。——突然，她嗚咽地抽泣起來，哀聲地向我伸訴道：「嗚嗚！我的命好苦啊！自從他父親（註指其丈夫）死了以後，數十年來，我辛辛苦苦的把三個兒女撫育成成人——嗚！嗚：誰知當日本鬼打進來亞時，把我的大兒子殺了，女兒又嫁到遠地去！於是我把老年的倚靠，寄託到這第三兒的身上。因此

，不惜將歷來節衣縮食的血汗錢，替他娶了媳婦——唉！那裏知道娶來媳婦是個非常兇惡的女人；她常常無理的罵我，打我。我那個衰兒子又非常的怕她！所以我後來多在外面工作，很少回家的——前兩年，我聽信那狐狸精（註：指其媳婦）的花言巧語，曾拿出了一批錢去，和她合股買了一所亞答屋。接着我兒不幸失業了。直到現在，一年多了，還是我不到事做！——那狐狸精啊，真狠，竟以我兒子一年多來沒有贍養費為藉口，離婚了，雖然兒子的不肖，我是知道的，但她竟這麼狠心，不承認我和那屋子有份，連一間小房也不肯給我住！唉……我的年紀這麼老了，老板現在又常常對我不滿，不是實我工作太慢便是罵我做不好。看她那種討厭我的神情，遲早，是免不了被開除，所以，我想預先在外頭我定了房子才安樂。」她哭訴到這裏用衣角抹了抹眼淚，拿起杯子來咕嚕地喝乾了杯中

的開水後，再往下說：「唉！現在的人多麼勢利，方才我會到過幾處問房租，當住戶們聽見我是單人住的，他們望我一下便都支吾地回答我『沒有』，不過請你們千萬不要怕，要是我住在這裏，一旦覺得身子不適時，便馬上進醫院去，絕不弄辦你們的屋子的（指死意）……。」

「不！亞婆！請你不要這麼想，相信以後好過的日子還多着呢！——不過，我以為妳老人家，孑然一身到外頭來租房住，似乎不適宜——妳想想看，一旦那老板果真把妳開除了，現在妳的兒子又在失業中，試問，到那時誰來供給妳生活費呢？——我以為，妳還是託人向妳的媳婦說情，或者她良心沒泯，回心轉意了；那妳既可骨肉團圓，又可可生活無憂，豈不好嗎？」

我不等她說完，便一本正經地向她勸慰着。這時，她那雙失神的眼睛，正呆呆地望着門外的落雨。聽完了我這段話，她祇慚慚地長嘆了一聲，說道：「已向那狐狸精苦求過了，但她一定要我先拿出一

批錢給她才肯收容我，唉……一個月月的勞碌，才賺到十元，自我兒子失業以來，賺來的薪水統統貼給他去了，那兒再有錢拿出來給她！」

「怎麼？妳一月僅得十元薪水？」——我幾乎不相信我的耳朵起來。

「不是呀！每晨六點多便起來工作，一直到晚上九點多才得安息，辛辛苦苦的一月才得這麼壹點點薪水！——要是妳不相信，哪！妳看……」說着，她伸過雙手，打開兩掌來要我看，她的兩掌從掌心到手指頭，劃滿了黑瘀瘀的創痕，活像一副活肉地圖，突然，她縮了手，低下頭去，使勁地用手往她的腳趾縫間亂擦。這時，我意識到那一定是沙蟲疥，（註：凡經常接觸污水的人，易患沙蟲疥。患者時覺趾縫間

奇癢），在她的腳趾縫中作祟了。我又注視她的雙腳；祇見自腳眼以下的皮，也和她的手一樣，列得亂七八糟！

她擦了一陣，猛然，抬起頭來望望壁上的時鐘，又焦急地望着我，乞憐地說：「亞妹呀！妳就可憐可憐我，求妳的母租間房給我吧！」

我苦笑着搖搖頭，告訴她我們這裏一帶不下卅多所亞答屋，前幾天已派下「No one」來限令在今年以前拆毀。她聽了我的話，失望地長嘆了一聲，告別去了。我悵悵地目送她出大門。這時，雨還沒有停止。大路上的行人有的揮着雨傘；有的戴竹笠在雨中拖泥帶水地奔走；有的推着人力車；有的負着笨重的担子在風雨中前進。那位老婆婆，踉蹌踉蹌地湧進了人潮，在風雨中漸漸地消失了。

歸去？ ——朔風——

『歸去吧，歸去吧。親愛的，我們不是在追求光明麼？爲什麼我們不飛向光明的遠方？歸去吧，親愛的，那裏的桃花盛開了，我們可以自由地訴說愛情。』

『不能。你知道，我愛這裏的土地，像是我愛你的眼睛。你不是希望我做一個英雄？爲什麼又要我做一個逃兵？』

『但是，這裏的太陽早已死去，你的一點熱情，怎能給人們溫暖？我們不是在思念着母親？爲什麼我們不回到她的懷裏？』

『我愛這裏的人們，像是我愛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力量不在我們自己，它在我們的理想與真理。』

我們的朋友到處都是，親愛的，我們不該卑視自己。普羅米修斯能偷火給人間，我們爲什麼不能創造一點光明？也許，我們會因此死亡；但是，它在我們明天的勝利中那就不算一回事了。相信吧，堅強地相信着：——那天，新的太陽一定昇起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

(一)
在沒有陽光的日子裏，在沒有花菓的林野上。墨黑的雲天底下，生活着一羣素來被人漠視的、不知名的鳥：它們或在空中飛翔，或在樹上憩息，或在草地上覓食……一樣地顯得慵倦無力，沒有聲響，假如它們全都靜伏不動的話，那簡直就是沒有生命的東西！據說，它們早就習慣如此的。驀地里，幾隻年青的鳥兒忽然「不安份」地拉開了嗓子，粗壯地歌唱起來：

「我們有喉嚨怎麼不歌唱？
我們受迫害怎麼不反抗？
忍耐也該有一定的限度；
我們不是完全沒有力量！」

怕無知的小孩的「拉土的」？
怕陰險的大人的「打雀槍」？
哼！我們不是只知服從底羊，
——隨便按鞭子還得上屠場：
兄弟、姐妹、還有尊長，
我們啊活要活得像個樣；
與其奴隸般痛苦地苟生；
不如英雄般壯烈地死亡。

歌唱啊，歌唱；
唱出我們的苦難和願望。
我們愈唱會愈堅強！
我們唱到天色明朗！」

它們唱了一遍又一遍；那豪放的歌聲飛過天邊，穿過林子，飄過重洋，越過高山，伙伴們的心里激起共鳴。

「拍！拍！」——林子里突然起了一陣槍聲。歌唱的小鳥受傷了；一隻，兩隻；跌下去了。於是，窺伺的槍手捧笑了：「擾人清夢的小東西，看你現在還能歌唱嗎？」
但是，受傷的鳥羣沒有呻吟，它們咬緊牙嚙向全世界宣佈：

「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我們的：喉嚨：就：就不會：不會是白生的！」

(二)
還是在沒有陽光的日子裏，在沒有花菓的林野上。我們都很幸福地碰着了久別的、敬愛的真理姑娘，堅實的正義老人，和公正的歷史巨人。我們情不自禁地撲向對方，將身子緊貼在一起，將手緊握在一起。

我悲憤地敘述不知名的鳥的不幸遭遇；真理姑娘宣佈強權侮辱她的經過，正義老人控訴武力的霸道，而歷史巨人却一直沉默地傾聽，最後嚴肅地下了這個結語：

「這些不幸將會很快地成爲過去，強權和武力最終是要被消滅的！」

「誰說的！哈哈！……」

不知甚麼時候出現了兩個陰險狡詐的紳士，裂開難看的嘴巴，粗獷地狂笑着。

「歷史早就如此記載，歷史必然如此規定的，兩位先生。」歷史巨人鎮定地回答。

「別多囁嚅！老糊塗。」「武力」憎惡地瞪了歷史巨人一眼，隨即又把眼光移到真理姑娘的身上，猥褻地：「嘻嘻，今天就跟我們的老大回去吧，美麗的安琪兒。」

「嘿！武力先生，你們永遠得不到我的心的，因爲我是屬於真正愛我，需要我，而且經得起考驗的苦難的人們！」真理姑娘說。

「跟我走！」「強權」同時命令着正義老人。「你們絕對不能帶走他們的！」歷史巨人發出

怒吼了。

「勇敢地衝上前去！兄弟們！他們雖然有利器，但是我們人多，我們一定要捍衛正義和真理！」我和我的伙伴們說着，就英勇地跟「武力」和「強權」展開戰鬥了……

我們的血和暴敵的血交流在一起……

雖然我們都受創了，但，「強權」和「武力」終於倒下去。

我們光榮地從血泊中起來……。

作家介紹

詩人馬耶可夫斯基

· 斐斌 ·

歌和詩是炸彈和旗幟

——馬耶可夫斯基

(上)馬耶可夫斯基的創作道路

(一)時代潮流與童年時代

十九世紀末期，俄國的有產者已走向崩潰的道路——民衆的醒悟以及時代潮流的高漲，像一支鐵流般給了一切舊社會的產物一個致命的毆擊；加上多少年來沙皇的橫行跋扈加深了民衆奮鬥的決心，於是紛紛起來抗爭了。

就在這時代的一八九三年七月七日，喬治亞高加索的巴格達奇村出現了一顆慧星——那就是詩人馬耶可夫斯基的誕生。

幼年的詩人生長在一個農家里，父親符拉其米爾·康斯坦丁諾維奇，是巴格達奇村的林官，由於這個緣故，因此詩人便時時有機會到田野林中去。詩人在樸素自由的農村常和那些農夫，勞動者接觸在一起，這樣便逐漸養成了他對勞動的喜愛；他常常辛勤地工作着；「於是在勞動中，在工作中看見了人的責任，權利與歡樂」。到了九歲那年的春天，詩人在故鄉里的學校修完了村里最高的學科，於是不得已他只得別了親愛的故鄉到庫達伊西去。

不久，日俄戰爭爆發，目覩俄國那種狼藉的局面：沼澤流毒佈滿了整個城市，民衆生活的暗無天日；這使詩人感到憎惡；到後來又看到了民衆的醒悟與時代潮流的洶湧澎湃，於是，新的意識便在他心里滋蘊長大了。

一九〇七年，詩人才剛過十四歲，便已投身進民衆的鉄流中，在鬥爭中鍛鍊自己。他曾經二度入獄，也就在這時候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

(二)未來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轉變

一九一一年，詩人認識了未來主義的奠基者：大衛·布爾柳克。不久，他也便參加了未來主義出版的集子『向社會趣味犖嘴』（一九一二年），『鑑賞家的花園』（一九一三年）。

詩人雖然加入了未來主義的集團，可是他却不像一般未來主義的作家一樣只一味地歌頌那些毫無意義的東西，揶揄那些平俗的事物，而對於真正的現實社會的生活不敢正視一眼；相反地詩人却運用他簡練的筆調寫出了當代那些底層人民的生活，他刻劃出他們的痛苦，悲慘與暗淡無光的歲月。

城市上籠罩着鉅大的痛苦。
和百十種微笑的痛苦。

一九一三年他這樣地寫道。再過了不久，他又寫下了——

我們

是癩病院似的城市的苦役者
那里黃金和塵埃潰爛了癩病

我們比威尼斯的碧空還要淨潔
那給太陽和大海沖洗過的碧空。

「癩病院似的城市」被「黃金和塵埃潰爛了」，可是「苦役者」却比威尼斯那被「太陽和大海沖洗過的碧空」「還要淨潔——」人民雖然整年累月被關在「癩病院」似的社會里，然而他們的心却是潔白的，這並不是那「金碧輝煌」的外表而表里却是充

滿了銅臭的威尼斯商場所能匹比的。

接着，他又不斷以城市為題材，寫下了許多暴露社會黑暗的詩作，例如：『夜』，『早晨』，『從一條街到另一條街』等等。

這時候，民衆的鬥爭浪潮越來越高漲了，這再也不是單方面向社會黑暗攻擊的時候了；於是，詩人便第一次發出了巨大的吼聲——

流浪的人們，從褲袋里拿出手來——
拿起石頭，刀或者炸彈，

假如有人沒有手——

就衝上用頭撞吧……

……燈柱，高些抬起

那些混身血污的糧食老板的軀體。

戰鬥的時代，戰鬥的氣息！——然而布爾喬亞的徒子徒孫們是禁受不住這强有力的打擊的，於是便羣起向他攻擊，可是，一個偉大的人民的導師與作家却起來極力爲他辯駁——那就是高爾基。

『他還年青，』高爾基說：『一共只有廿歲……他會寫出真正的好詩的。』

於是，那些人退縮了。

高爾基——這個偉大的巨人，詩人是非常敬愛他的。自童年起他便深深地愛上了巨人那役戰鬥的氣息，這次更蒙他爲自己極力辯駁，詩人更感動了，就在一九一五年的五月六日，他會見了高爾基，並朗誦他的長詩：『榜中的雲』（一九一四年秋——一九一五年夏），高爾基聽了很表讚揚，於是便邀他經常爲他編的『編年史』撰稿。從那時起，詩人便『感覺有一種力量在使和未來主義隔離』（季英菲葉夫），由於這『隔離』的緣故，致使他走向高爾基的道路去。翌年，在高爾基的協助之下，他出版了許多詩集。一九一七年，那偉大的長詩『戰

爭與和平』問世了。

這一段時期——一九一五年起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前夕止，是詩人走上新現實主義的新階段；從這里，我們便可知道，詩人之走上新現實主義的道路，最大的原因還是受了高爾基的影響的。

（三）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的崎立

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國文壇，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形成了兩個崎立的局面。

離奇，古怪，抽象，自陶自醉，脫離現實的俄國象徵主義，拒絕承繼俄羅斯古典文學的遺產，拒絕爲人民服務，不喜愛真理，不寫人民痛苦的生活情狀。那極端的象徵主義者：梅列士柯夫斯基和他的妻子娜伊達·吉比烏斯『到了最好詐的陣營』（季英菲葉夫），此外像索洛維姚夫，勃柳索夫（後來受了革命影響改變了舊作風，加入了現實主義的陣營），巴爾蒙特，梭里古勃等，也是他們的幫兇。

在他們的作品里，我們聞不到人的氣息，所能聞到的只是『神』——宗教的神秘：

不信仰欺騙的世界

在物質的粗糙的外皮下面

我觸到了不朽的素袍

認出了神明光華

——索洛維姚夫

還有那乖張荒淫，幻化無常的『個人主義』的生活寫照：

緩流的尼羅河近旁，在梅里達河那里，

在熱烈的『拉』的皇國里，

你，朋友，女皇和妹妹，久已愛上了我，

像『伊奇達』愛上『奧齊里斯』那樣，

你把金字塔的影子斜向我們的黃昏。

（按：『拉』，『伊奇達』，『奧齊里斯』皆為古埃及神）

——勃柳索夫

不正常的、變態的意識很濃厚的充滿了這類的作品里。

對於這一切反現實，反自然的怪意識，怪作品，都是現實主義作家所不能容忍的；——更何況如新現實主義的作家呢，於是那人民文豪高爾基首先出來作戰，接着詩人也出來了。

詩人像高爾基一樣是一個專一相信『一元論』的『無神論者』，他否定了神的存在，在他的心目中，『人』便是一切事物的主宰，因而他曾經這麼地嘲弄上帝：

我以為——你是個萬能之神，
而你却是個不學之徒，一個小偶像——

開首一句便是充滿了不信任的口氣的。而『不學之徒』這入骨切骨的諷刺，更把那般將上帝高高奉在頭上的象徵主義撲個『狗血淋頭』。

在基督教的聖經里，據說當耶穌降生的時候，有一顆大星閃閃地照在馬槽上，『天軍排成樂隊』（齊來崇拜歌），牧人們也都『普天同慶』般歡呼歌唱——可是，在詩人心目中認為：這有什麼可歡樂？有什麼可慶祝？在萬物中只有人的降生才是值得歡樂，值得慶祝的——

如果不是
人的生日，
那末星星
搗什麼鬼，
那麼還來什麼

慶祝？

而詩人自己的降生呢？——『那是一個普通人的誕生』，季英菲葉夫這麼說；同樣地詩人也如此坦然地向人們表白：

我降生到那里來的

日子

和一切日子

是絕然相同的

詩人承認自己的誕生的日子和一切的日子絲毫沒有差別，『是絕然相同的——多麼真實的話！這如果和象徵主義的怪意識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呢！

（待續）

比糞土還要糟

• 伊聾 •

就是廢料也能燃燒，

糞土也能當肥料。

你是人啊！

難道你自己的熱，

也不能放出一絲光芒。

而像寄生蟲一樣！

吸別人的血，

沾別人的光，

那就比廢料還不如，

比糞土還要糟。

助學運動的小插曲 (獨幕劇)

• 子牧 •

(一) 時間：一九五四年×月×日。

(二) 地點：新市×中學，訓育部辦公室。

(三) 人物：

趙先生：訓育主任，四十七歲。

陳校長：四十四歲。

學生代表：甲。
乙。

阿曲：校工，廿七歲。

阿老：校工工頭，六十七歲

小程：教務員，廿五歲。

李先生：下午班×班導師。

(四) 景：訓育部的辦公室。舞台略右(與觀眾相反)有一門通外；小門扇是彈性的；舞台正中有一辦公桌(其側面向觀眾)，桌上放着紅墨水和一些文件；靠桌的牆上掛着錦旗一面，寫着：「海人不倦」四字，另有照片，圖畫等。舞台的左端有一長沙發；右端一架見方桌，放着電話機，電話簿等。啓幕時，是中午十二點了。趙先生埋頭在工作。

〔學生代表甲，乙推門上。趙抬頭，甲乙向他行禮。〕

甲：趙先生！

趙：什麼事？

甲：有事跟您商量，您現在有空嗎？

趙：嗯，說吧。

甲：我們是助學會的代表。您知道的：今天小販們爲助學義賣，同學們也展開獻捐運動；爲了要使同學們更熱烈地助學，我們想在學校周圍張貼標語。

趙：(皺眉沉思)：這個嗎？

乙：趙先生：在僑教危機四伏的今天，您一定贊同我們的助學運動的，您一定也喜歡助學運動能取得好成績的；那麼，讓我們貼些標語使同學們更了解助學的意義，您還用猶豫嗎？

趙：不過，我是想……

甲：書裡教我們要有互助的美德；那麼，助學的義舉就在於發揮同學們的美德了，這也是同學們自我教育的優良表現；站在教育立場上，立身爲教育工作者來說，不止應該贊同，還應該積極鼓勵呢，您說是嗎？

趙：是，是，這當然，我當然萬

分贊同的。

乙：那麼，您答應了？

趙：不，我是說：(囁嚅地)我是贊同的，只是校長——校長呢？

甲：校長出去了！

乙：趙先生，您是訓育主任，您有這個權力呀！

趙：(喚起了自尊敬)這當然，這我知道，只是說，有多一個人的意見嘛，(聲音緩慢婉轉地)……就多一分正確性！

甲：這是我們二千多位同學的意見了，還不够正確嗎？況且校長我們找過了，他說：「去跟趙先生商量」。

乙：我們相信：校長是賢明的，他一定尊重您趙先生的權限。

趙：(給說得心花怒放)，校長既有言在先，當然我同意。

乙：(高興)您答應了？

趙：喂！

甲：那麼，謝謝趙先生！

〔甲、乙欲下：甲轉回頭。〕

甲：趙先生，回頭可別忘了到食堂義吃呀！

趙：呢，（應了仍埋頭辦公）。

〔甲，乙下。〕

〔一會兒，「當當當」敲放學鐘了。〕

外面人聲吵雜；少頃，傳來整齊的歌聲：

「爲了僑教搞助學；

助學的英雄人人愛，

奪取了旗子

班上呀掛，

光榮的稱號呀

屬於我們！

……！

屬於我們！

接着，隔壁教室傳來哄亮激昂的聲音：

「喂，我出十塊錢向全體同學挑戰！」

另一個聲音：「我出二十塊，向小鬼們挑戰！」

清脆的小孩兒聲回道：「小鬼出三十塊向大鬼和中鬼們挑戰！」

於是，揚起一陣愉快的笑聲！

〔不久，陳校長氣冲冲，夾着公文包上。〕

陳：（喘氣）趙，老趙，你這是幹什麼事呀，你？

趙：（莫名其妙），什麼事？……

陳：（微微蹙脚，紅着臉……）

反過去的紳士風度）這怎麼可以，這怎麼可以答應呢？

全校都貼得亂七八糟，這像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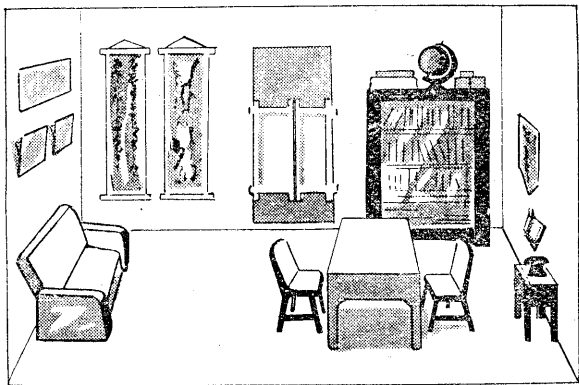
趙：（恭敬地）您是說……

陳：說那些標語呀，怎麼這樣糊塗？怎麼你可以隨便答應學生這樣亂搞呢？真是！

趙：標語？（突然裝不懂）我，

我沒有啊！（態度尷尬，望

（舞台佈置）←



陳）

陳：（猛地湊近趙），沒有？可是他們怎麼說是你答應的呢？

趙：（趙長懼地注視陳。）

〔這時剛好年青校工阿曲上；他手持掃把在掃地。〕

陳：阿曲，來。（說着，放下公文包，伏在沙發手靠處看書）

曲：唔，校長，（放下掃把，走過去。）

陳：（把字條交給曲），去叫助學會的代表來；要快！

曲：是。（匆忙而下）

陳：（自語）哼，小騙子，小土匪！

趙：校，校長，我以為這不是什麼政治活動，不用生那麼大的氣！

陳：可是萬一政府責問，誰要負責？哼，不是政治活動？政治就隨時隨地在「活」，在「動」，你難道不知道這一羣學生手段，簡直跟國內的一模一樣！……我們學校裡那一天有安靜過？作爲教師的，就得嚴厲管制！（找盾牌地）當校長的忙於公事，外面的，教育局啦，董事長啦；又得到區坡開會啦，這個那個，又忙東又忙西。……

趙：（心有不平；却裝真心）當然，這當然，爲了教育，爲了千萬學子，大家全得認真

的，就可以集中精神，專心地管制！……

趙：（把字條交給曲），去叫助學會的代表來；要快！

曲：是。（匆忙而下）

陳：（自語）哼，小騙子，小土匪！

趙：校，校長，我以為這不是什麼政治活動，不用生那麼大的氣！

陳：可是萬一政府責問，誰要負責？哼，不是政治活動？政治就隨時隨地在「活」，在「動」，你難道不知道這一羣學生手段，簡直跟國內的一模一樣！……我們學校裡那一天有安靜過？作爲教師的，就得嚴厲管制！（找盾牌地）當校長的忙於公事，外面的，教育局啦，董事長啦；又得到區坡開會啦，這個那個，又忙東又忙西。……

趙：（心有不平；却裝真心）當然，這當然，爲了教育，爲了千萬學子，大家全得認真

的，就可以集中精神，專心地管制！……

趙：（把字條交給曲），去叫助學會的代表來；要快！

曲：是。（匆忙而下）

陳：（自語）哼，小騙子，小土匪！

趙：校，校長，我以為這不是什麼政治活動，不用生那麼大的氣！

陳：可是萬一政府責問，誰要負責？哼，不是政治活動？政治就隨時隨地在「活」，在「動」，你難道不知道這一羣學生手段，簡直跟國內的一模一樣！……我們學校裡那一天有安靜過？作爲教師的，就得嚴厲管制！（找盾牌地）當校長的忙於公事，外面的，教育局啦，董事長啦；又得到區坡開會啦，這個那個，又忙東又忙西。……

趙：（心有不平；却裝真心）當然，這當然，爲了教育，爲了千萬學子，大家全得認真

的，就可以集中精神，專心地管制！……

趙：（把字條交給曲），去叫助學會的代表來；要快！

曲：是。（匆忙而下）

陳：（自語）哼，小騙子，小土匪！

趙：校，校長，我以為這不是什麼政治活動，不用生那麼大的氣！

陳：可是萬一政府責問，誰要負責？哼，不是政治活動？政治就隨時隨地在「活」，在「動」，你難道不知道這一羣學生手段，簡直跟國內的一模一樣！……我們學校裡那一天有安靜過？作爲教師的，就得嚴厲管制！（找盾牌地）當校長的忙於公事，外面的，教育局啦，董事長啦；又得到區坡開會啦，這個那個，又忙東又忙西。……

趙：（心有不平；却裝真心）當然，這當然，爲了教育，爲了千萬學子，大家全得認真

的，就可以集中精神，專心地管制！……

趙：（把字條交給曲），去叫助學會的代表來；要快！

曲：是。（匆忙而下）

陳：（自語）哼，小騙子，小土匪！

趙：校，校長，我以為這不是什麼政治活動，不用生那麼大的氣！

陳：可是萬一政府責問，誰要負責？哼，不是政治活動？政治就隨時隨地在「活」，在「動」，你難道不知道這一羣學生手段，簡直跟國內的一模一樣！……我們學校裡那一天有安靜過？作爲教師的，就得嚴厲管制！（找盾牌地）當校長的忙於公事，外面的，教育局啦，董事長啦；又得到區坡開會啦，這個那個，又忙東又忙西。……

趙：（心有不平；却裝真心）當然，這當然，爲了教育，爲了千萬學子，大家全得認真

的，就可以集中精神，專心地管制！……

一點，（像小和尚唸經，重復着），大家全得認真一點！……

（曲與學生甲、乙上；趙於是一怔！）

甲：校長，是您叫我們？

陳：嗯，我問你們，你們說趙先生答應，可是，他說沒有，有他在此作証，你們還能瞞騙嗎？

乙：（想不到；激動地），怎麼，怎麼會沒有？趙先生：（勸聲地）您說話是兒戲嗎？您說話就不算數啦？您能隨便否認自己的話嗎？您是師長，您在學生面前得有信用呵！您——

趙：（阻止乙）A，A，A……你輕聲一點，你怎麼可以這樣對老師說話……（吞吞吐吐）我是說，我，這樣說：我是變成助學的——

乙：（打斷他的話）趙先生，請您別把話扯遠了！

趙：你聽着，我是贊同助學的，至於貼標語，我只答應你們在教室內貼！

陳：（驚奇）啊，你有答應過了，趙先生，咳，這怎麼說沒有呢？

甲：但是，趙先生明明是答應我們，完全答應我們的，他實在沒有指定單在教室內貼！

乙：可是，能在教室內貼，又為什麼不能到教室外面貼呢？

這只是在學校範圍之內呀，我們又不是貼到街上；（進一步）如果就到街上吧，這又算什麼？這不是政治標語呀！

陳：（眼睛老轉視趙）趙先生，現在你說該怎麼解決？我看是不能這樣下去的！（對學生）萬一教育局來麻煩，你們想想，要我怎麼交代？學校的處境你們是知道的，可是你們就不諒解學校！當局規定了許多苛刻的條件，如果萬一被封，這對你們又有什麼好處呢？你們就只任憑感情用事，不看遠些！

乙：（激動地）校長：我們助學就是爲了教育，就是爲了僑教的前途，這怎麼說「不看遠」呢？——如果這些合情合理的活動，教育局都不肯，都要阻撓要破壞！那麼，這對其本身不是成了很大的諷刺嗎？而且如果是這樣，身爲教育工作者的您，親愛校長，你是不是應該抗議，應該據理力爭呢？

陳：（動怒）我不是說應該不應該，我是說這樣將會有什麼後果？

乙：（理直氣壯）據我們看；後

果是很好的：它使更多的同學有書讀！

趙：（折衷地）這樣吧：單把教室外面的撕去，怎麼樣？

乙：趙先生，這不是可以討價還價的事，（不客氣地）我們又不是做買賣！

甲：趙先生：這對於學生根本沒有什麼不良影響，爲什麼要撕去呢？

陳：（自知理屈，不再作辯；不耐煩地揮手）好了，好了，去吧！

乙：話得說明白呀！

陳：好了，去吧。

甲：那麼，校長沒有問題了，我們走。（行禮後偕乙下。）

（趙一肚子悶氣，不語。）

陳：（拿出手巾抹汗，對趙）這還有什麼好跟他們說的，把它撕了算了；他們老以爲像在「集中」的時候一樣，愛怎樣就怎樣；可是我們能縱容他們嗎？（喊校工）阿曲，阿曲，

阿曲走過去。

陳：（命令地）把學生的義賣和助學標語撕了！

曲：（懷疑）撕？還是爲什麼？

陳：（厭惡地）你去就是了！

曲：可是校長，您剛才才跟學生說得好好的？您怎麼又……？

陳：唉，別再囉嗦了，去，去，

去！(推曲)

〔曲無可奈何，不滿而下。〕

〔趙青着臉，含憤呆坐，不辦公了。〕

〔校長走到門口喊。〕

陳：小程，小程！

〔程上；他是個年青小伙子，人樂觀活潑；是教務部的助手。〕

陳：〔對程〕你寫張通告，叫各班導師將教室內的標語撕去。

你寫，回頭我再看一下。〔趙又是受一陣打擊，拉長着臉，恨恨視陳。〕

〔程點頭答應。他偷偷望趙一眼，奇怪地張一下鬼臉，下。〕

〔接着，曲上。〕

曲：校長，工頭叫我不要撕！

陳：怎麼？工頭？你，你去叫他來。

曲：呵，他就外面呢。(下)

〔一會，工頭阿老跟曲上，他是個六十歲的人，滿臉皺紋；可是却仍很強健，人亦很風趣。他一言不發，立着。〕

陳：〔對老〕去撕掉標語！

老：撕掉？你叫學生自己撕吧！

陳：〔又碰釘子，氣憤〕，學生不是校工呀！

老：〔亦生氣〕我是校工，我是二、三十年的校工，你要我

撕是可以的，但是，我一月拿你百幾塊，(用手指陳)你要負全部責任！我去撕！

：我老傢伙去撕是沒有問題的，學生眼真光，他們一定知道是你逼我的！(鄭重聲明)校長，如果你一定要我撕，你就跟我後面，一「位

」一「位」去撕！沒有我絕對沒去！

〔校長受窘了，許久不語。〕

老：〔催促〕怎樣校長？要就快去，我有別的工作呢！

陳：跟你去？我？(逃避地)我這樣開嗎？(不得已地)明

，明天吧，明天再說！

老：明天你不說學生自己也會撕的！

〔陳羞愧地夾着公文包，急忙欲下。〕

老：〔故意挖苦地〕校長，你以為他們義賣完了嗎？現在是

晚上嗎？你忘記了！

〔陳恨恨瞪他一眼，急下。〕

老：〔獨自呆了許久；對趙〕趙先生，校長今天是為什麼

呢？

趙：〔沉吟一會，冷笑一聲〕哼，誰知道，你問他自己去吧！

〔程上；手拿着抄好的臘紙，插入嘴來。〕

程：你們說校長呀，他就天天這

樣，何止今天為然，唏唏，您說是不是？趙先生！

〔趙點頭不語；想自己的事。〕

曲：〔走近，插入〕今天怪一點，我看出來，「馬個利」(大概)給董事長「酸」(為難)伊；或者給教育局罵？我想是啦！

程：R，是，他除了怕董事長和教育局，就是怕「學」生！

〔嘻皮笑臉欲下，忽對曲〕你來，印了你拿去分！

〔曲隨程下。〕

老：〔爽直對趙〕我做了幾十年校工，就沒看着這樣的校長！

趙：這，這不同呀，以前校長是真正學校的校長，現在可是

商店的經理或是老板了；我們呢，都是估俚，天天受氣！

老：〔異議地〕不，不，你們是財副，我們才是估俚；〔說

着欲下，忽想到了什麼，特地折回身，逼近趙面前〕對

，對，學生就是顧客了，哈哈！(興奮地)就像我「後

生的」的經理一樣，他開消都歸入公司的賬呵，(他想了

想，按着手指算起來了)你看，中餐在飯廳吃飯算學

校的；用學校的車油，用學

(轉入第卅二版)

「美麗而可愛的青春」

• 焰明 •

是一個風和日暖的時候，在一片寬闊而平坦的草場上，圍着一羣天真活潑的伙伴們，他們叙述着自己青春的美麗與可愛，他們傾吐着個人未來的工作願望。

的體魄，堅強的意志，好上前線去，爲人類的自由而鬥爭！爲人類的和平而作戰！」

他們越說越起勁，他們珍惜自己美麗而可愛的青春，他們要把生命燃燒起來！發射出英雄的

火光！他們要把時代的巨輪向前推進，要把祖國每一塊土地都建築成美麗的公園。他們奔放地，驕傲地歌唱着，這嘹亮的歌聲，飛揚在空中，穿過林野，越過高山，在草原上奔騰！在海洋上怒吼！這嘹亮的歌聲，永遠在歌唱！



「我要做一個人的靈魂的導師，教育着新的一代，讓人類的智慧的花朵開得更燦爛！」

筆桿，赤裸裸地刻劃出社會的黑暗，人類的不平，爲一羣受苦難的人民呼籲！爲受苦難的人民指出一條康莊的大道！」

「我要利用這可貴的青春，加強學習，充實自己，鍛鍊剛強

「亞答屋裏」

• 次魯 •

晚上，阿三嫂剛抹完了飯桌，便匆忙地往隔壁亞牛的「亞答

「早就喝了，」亞牛嘆息似地說「一點也沒有見効。」

屋跑去，一跨進門檻，只見床上的亞牛嫂依舊地合着眼皮，在床旁桌上的一盞玻璃罩油燈照射下，那副本來已經非常瘦削的臉孔，更顯得憔悴，身體直直地躺在木床上，氣喘得很厲害，掉過頭來往屋角一看，只見亞牛虔誠地跪在神龕下喃喃地禱告着，阿三嫂躡手躡腳地走到床邊，關心地伸出手來往亞牛嫂的額頭摸摸，額額還很熱，幾乎比中午她來的那當兒還燒，頓時她意識到病人的病勢很嚴重，一陣悲感湧上心頭，等到亞牛禱告完畢，她焦急地問：

這時，亞答屋裏又進來了一男一女，男的叫做阿豬，女的是阿豬的妻子，他們倆口子和亞牛同是幹小販的，沒有一個不曉得他們待人的夥厚，大家都很樂意跟他們來往，尤其是亞牛夫婦。此刻他們也和阿三嫂進來一樣的走到床邊，同樣關心地伸出手來往病人的額頭按按，然後走到亞牛身旁的椅子上自動的坐了下來，異口同聲地說：

「看來病勢比前幾天還重，最好能請位醫生來看看。」

「亞牛兄，病人的熱度有增無減，怎麼辦？」

「請醫生？我也沒用，每個醫生都是亂來的，你看，前次對面阿狗的老婆生了病，請了一位「紅毛」醫生來診治，本來沒有甚麼嚴重的病，他不由分說地向病人打了一針，人就死了，」

「我也不知該如何」，亞牛愁眉不展地說。

亞牛說「其實嘛，我們幹小販的

「早上在××廟堂裏所求的「靈符」沖了喝了沒有？」

一天三餐都喫不飽，那有請醫

生的醫藥費？」

「我看，還是再到×廟向菩薩求一張『靈符』沖來喝吧，也許這次會有見效的，」阿三嫂是最迷信的，每逢誰生了病，總是勸人家去求神拜佛。

「阿三嫂，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你老是要迷信着菩薩有『靈』呢？」阿豬最不相信世間是有神鬼的，他每每聽到別人家講有神鬼時，他總要反駁他，直到對方認輸爲止。「其實，所謂菩薩，只是用木頭彫刻出來的，那裏有靈？」

悔不當初

黃昏時候，黃金似的斜陽，照射在樹梢。天上滿佈着朵朵的雲霞，微風慢慢的吹着，樹枝與葉兒都在舞動着。四周的花草被那微風吹着，好像波浪似的一起一伏，是那樣的調和，那樣的美麗而有旋律。

忽然間，不知從何處飛來了一隻美麗的小鳥，在樹枝上吱吱地叫着，好像在歌唱，又好像是在叫喊。似乎是迷失了羣的孤雛，找不到歸路，飛得疲倦了，肚子又飢餓着，我想它是不能再飛了，只好在樹枝上哀叫着。

她伸頭向四周探視，似乎在找尋食物。她看到了近處，不遠

「好了好了，不要再爭執了，還是來談談眼前的問題吧」，阿豬嫂說着，匆忙地走向病人的床前，將滑下床來的枕褥替病人蓋上，突然她驚叫起來「啊呀！快來呀！快來……！」。

三個人不約而同地奔向床前，大家的心裏忐忑的跳動着，六條視線一齊往病人射着，只見亞牛嫂的眸子往上翻了幾下，接着，呼吸停止了。

接下來亞牛的「亞答」屋裏，充溢着淒涼的慟哭聲。……

• 若非 •

地方的樹上，有一個圓形的東西，而裡面彷彿是放着一粒粒的白東西。她向那裡飛去。原來是一個籠，裡面正好放着一粒粒的白米。她整整的一天沒有吃到東西了，身體又是這般的疲倦，如果再吃不到食物，恐怕是不能再活下去。現在發現了這樣好的食物，不覺得替自己高興起來。身體不自主的飛進去，用她那嘴尖不斷的啄吃那一粒粒的白米。誰知才啄了第一粒的時候，籠子門早已關上了。她管不了這些，只顧吃着她的白米。等到白米吃完了，肚子亦飽滿了，精神亦充足了，於是，轉身飛出那關着的

籠子，可是這個時候，已經是一籌莫展了。

她在籠子裡掙扎着；亂跳，亂撞；亂飛，但是總不能飛出那堅固的籠子。她不斷的掙扎着想用她一生的氣力撞破這關着她的牢獄——籠。但是，一隻小鳥的力量是有限的，怎能够衝破那牢固的籠子呢？她在籠子裡面哀叫着，哭泣着，眼眶已經盈滿淚水了。翅膀已經受了傷，羽毛上已經染上點點的鮮血了。

她現在才知道敵人的兇惡，更深恨那把她關在籠子裡的人。她終於得到了一個極大的教訓。她深深地絕望與懊悔，可是已經太晚了。

戰爭

建中

兇惡地摧毀了美麗的莊村，無理地撲殺了良善的百姓，過去悲慘的事，永遠是新鮮的記憶，在痛苦的日子里，人人憤怒，個個切齒。

如今，有人又再挑起新的戰爭。

阿勇的遭遇

• 文材 •

阿勇是一個體魄魁偉的青年，家裏有個弱妻，三個孩子。

在一個所謂「移民區」的新村裏，千百家平民窟其中之一間；踏進門，左邊一張掛着破帷的睡牀，牀前一角放着個裝滿着破衣服的箱頭。右邊於窗下是一舊圓桌，幾隻矮凳。還有一個「滴滴答答」的掛鐘之外，就一無所有了。

阿勇是個膠工，是一羣被迫遷其中的一個膠工。

一家五口全靠着他自個兒維持，以他上午割膠，區區得來的兩塊多錢，怎能餬口。妻子近來又不能幫助。從移居後第二年生了個女兒，因於營養不足，身體一天一天的瘦弱下去，而且多病。沒有辦法與丈夫到園去，只有料理些家務。

阿勇被生活的擔子壓得沒有法子，不得不另找活路。故此與數位隣友合了伙，利用下午短短的幾個鐘頭去斬木柴賣。

斬柴是件辛苦的工，非有大氣力的人是不做的。他割了膠回來，吃了午粥便與同伙騎上腳踏車到幾里遠的膠園去，還要走一段上半里的芭地，才到了目的。

一片被割得沒有皮的膠樹。

他拿上了斧頭，看好了方向，便往樹身上斫，有時兩人鋸，把樹斫倒之後，他們便分兩人拉鋸，有一定的長短鋸成了一段。就由別位去劈，把它劈成了一塊一塊丟在一堆。這樣可說是完成了。可是他們還要費很大的氣力呢！把這些挑到車路邊去壘，等買者用貨車載去，他們的代價方可得到。可是每人每日平均只能得到一塊多錢。

有一次；他妻子病剛好了幾日。一天的早晨，要上工時，走到路上，忽來了個巡夜，把他拉了去，他莫名其妙的被押到警局時，方知道他未到六時出門。可是他記得他明明是六時到了方出來的，呀！也許是我的鐘太快了吧？！他只好認罪，被罰了十塊錢。這十塊錢是朋友——工友幾個給他幫出的，不然他那來這麼大數目的錢呢，他必定是要坐監的。

這件事他會想到，一想到他就感到憤慨。但他感激，他永遠忘不了還有着那同樣命根的朋友。他深信將來是屬於他們的——勞動者。他不爲着目前的苦而失望，相反地，他更要勞動，他要活

下去。

近來他的妻子又病倒在牀上，一天比一天重。阿勇想盡了法子，想多撈一點錢來請個醫生，可是，可是去那兒撈呢？偷嗎？這是他所不幹的件壞事。借嗎？同誰借呢？朋友都是一樣的是窮光蛋。頭家嗎？想死吧。阿勇爲着這問題苦惱了數日。

今天早上，阿勇很早就起身，自己煮了粥，草草的吃個飽，時間一到便上工去了。

他今天工作得特別快，很早便回來。眼看着妻病得這麼厲害，心裏甚是難過。他昨晚想到了妻還有着一隻結婚戒子，所以特早起到家，在那個放衣箱裏找了出來，沒吃午粥就往街上走。

走進了當舖。不一回，他手拿着一張單，二十元錢走到店門才塞進了褲袋裏。慌忙地又往別處。

他照他所認得的請了王醫生來。醫生看了，開了一張藥方，說了聲不要緊便去了。阿勇便吩咐了大兒子，自己仍去斬柴。

妻子一連病了五天，二十塊錢花完了，病不但不見有些好，甚而更重，終於在第六天的中午與世永別了。

富人與窮人

• 屏風 •

富人：「你爲什麼，這樣沒精打采？」

窮人：「老實告訴你：我病了好幾天，差點兒就還魂乏術了。」

富人：「難道你不會請醫生？」

？」

窮人：「只不過……」

富人：「是怎樣一回事？」

窮人：「沒錢！」

富人：「你這懶骨頭，沒錢就不會去賺？」

窮人：「可是……」

富人：「可是什麼？又要向我借錢？這次你可別夢想了。」

窮人：「我只是要求你，可憐可憐我這樣的一個窮人，而多給一些工錢。」

富人：「給你留起來做棺材本，是嗎？」

窮人：「我一家七口，只靠我一個人工作，而且在這個物價高漲的社會裡，要我怎樣來應付？現在的問題都不能解決，還會想到死後的事情？」

富人：「你難道不會節省不必要的開消？」

窮人：「再要節省，只好從今以後不吃飯。」

富人：「我想：少吃儉穿，也是一個好方法。」

窮人：「像你每天吃飽沒事幹，少吃一點又有什麼打緊？可是當努力的我，就要一命嗚呼了。」

富人：「……」

臭架子

臭架子！臭架子！

甚麼叫着臭架子？

裝洋腔，擺着洋架子；

瞧不起自己人，

聽不懂自己話。

臭架子！臭架子！

架子越擺越難看；

不威風！不威風！

自己被同化；

還笑他人傻！

• 林堃德 •

詩二首

咕哩的悲慘

• 建中 •

畢生的勞苦，

獲不到幸福；

洒盡了血汗，

付水東流。

年青時牛馬般的賣力；

老年後無情的被丟棄，

輾轉哀吟在飢餓綫上，

死了不過幾塊爛板埋葬！

生活

• 川楓 •

像牛一般的拉着，

換來疾病與飢餓。

誰剝了我們的利益？

是誰站在我們頭上狂笑？

那些可恨的傢伙，

迫我們走向死亡？

「萬萬稅」的重壓，

加上老板的減薪，

叫我們到那兒去？



校的車夫；用學生當私人偵探……咳，多啦，多啦！

趙：（恨在心頭，藉此發洩；修正地）呵，不，不，不像經理了，像……像從前祖國的官僚！

老：（滿意地露着殘缺的牙笑，）哈哈，是是是，（老下）。

〔趙獨自坐着，回憶着剛才的場合，越想越氣！〕

趙：哼，這簡直故意塌我的台，

（大聲地）這簡直是侮辱！

〔拳頭往桌上一擊，打翻了一瓶紅墨水，跳起來！〕咳，咳，（往外叫）阿曲，阿曲！

〔鈴鈴鈴……電話機响了，趙走過去，伸出紅紅的手接。〕

趙：喂，那兒呀？……是是是……

……呃，我誰？……我校長嗎，不在！（將聽筒用力一扔，罵）呸！妖精，死「白光」——敗類！

〔這時，李手裡拿一張通告，氣冲冲上。〕

李：趙先生，校長呢？

趙：（聳聳肩，漠然）走了，不知道！

李：哼，豈有此理，你看，把責任全推在導師身上！（遞那張通告給趙）

趙：（看後）哼，他簽的名？現在連訓育部也自己當了，奪過去自己當了，剛才還在這兒吵一頓呢！

李：誰？校長嗎？（忽看見被打翻的紅墨水）跟你吵了，還打架了？

〔外面一陣鐘聲，上下午課了。〕

（趙搖搖頭。）

李：（不等回音）呃，我上課了。我告訴你（指着通告）我不理這個！（匆忙下）

〔趙苦惱地踱來踱去。〕

〔程上。〕

趙：小程，來，你回頭轉告教務主任，說我請一個星期假！

程：噢，幹什麼？要上那兒去呀！

趙：吐吐黑烟去。（下）

程：（走過桌邊，看見紅墨水滿桌，滿椅，滿地，叫起來！）
嗟呀，幹什麼，幹什麼！
〔外邊又揚起一片歌聲。〕

——幕下——

一九五四年冬。
草於匆忙中，期考前。



向讀者說幾句話

一九五四年在波濤洶湧和新的氣象中結束了，這一年中，我們看到美麗的事物越來越美麗，醜惡的東西却越變越醜惡。一切新的事物在今年是蓬勃地生長起來了，這些事物將引導我們走向一個新的美好的境地。馬華文藝在這一年中舉起反黃的大旗前進，然而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它是崎嶇的，到處是陷阱和猛獸的，這就增加了拓荒者的困難，在這個行列中，不少同伴犧牲了，還有一些正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後來者相信是愈來愈多的。

自從本刊創刊至今，已順利地出版了十五期了，這在我們是個慰藉，我們的汗總算沒有白流，但由於我們這一羣都是沒有經驗的小伙子，對於各部門的工作當然犯了不少的錯誤，但蒙讀者和作者們的經常賜教，和督促，使在暗中摸索的我們得到了許多可貴的啓示。

一九五五年來了，我們將拋掉過去的錯誤，希望新的日子給我們帶來新的工作作風。今後，我們要做到的，就是把各部門的工作，做到使讀者滿意，同時希望這個刊物在內容方面能够適合更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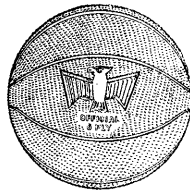
耕耘是屬於大家的！希望親愛的作者，讀者們和我們緊緊團結起來！

• 編者 •

鷹王牌籃球

六層構造 標準耐用

世界籃球聖手
一致讚譽採用



三圈牌籃球

構造堅固一保不漏風
價廉物美一經濟實用

各大書局 均有經售

總經售

正豐貿易公司

星洲金巴南京街七十五號 電話八三五四三

本刊自第二期起至第十四期

皆有存書

讀者購買無任歡迎

今年來幾個筆戰的檢討

現實的烤煉

生涯

夜，月亮和那山崗

少年鼓手

本歌集計收有：小路，熱愛

祖國、桃花店杏花村、杜鵑

等……各國民歌十七首。

民歌選集

每本二角五分

創刊號已全部賣完

新市及馬來亞學生界最愛讀的報紙

新報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地址：新市絲絲街一八五號

電話：一六七五 信箱：一七三九

SIN PAO PRESS, LTD.

158-A, CECIL STREE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反對色情文化

言論公正

建立健康理論

新聞翔實

每月一元八角

定價：

副刊精彩

每份一角五分

版式活潑

南島著名

美珍香

肉乾肉絲

新嘉坡小坡梧槽律(讓班路即)門牌七十一號

BEE CHUN HENG

No. 71, ROCHORE ROAD, SINGAPORE.

電話：三二六四 電話：34625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本號特聘名師精工配製
採用最滋養豐富原料焙
製香脆肉脯肉乾肉鬆等
氣味芬芳清香適口焙煉
得宜久藏不壞較他家親
有天淵之別用以為餽贈親
友又為最高尚之禮品如
蒙惠顧請認明「美珍香
」獨家製造招牌為記外
埠函購壹磅起碼先將貨
款匯來列明地址由郵奉
上決不有誤也

美味可餐肉乾絲
珍饈佳品最相宜
香脆爽甜堪適口
號譽星馬眾皆知
美珍香披露

出版者：耕耘出版社
發行者：The Cultivator Publisher.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pore, 9.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定價每本三角)